

246
3
31

函峯文鈔

上

南
峯
文
鈔

守
堂
署



41 2 8

國峯先生肖像



明治四十一年十二月
新鐫邨上氏藏版

咄斯迂拙漢百事愧先賢抗
顏稱講師宦游四十年他文
要達意塗澤未為工開卷多
知己樂亦在其中

函峰胡上先生畫像自讚

吾河居士履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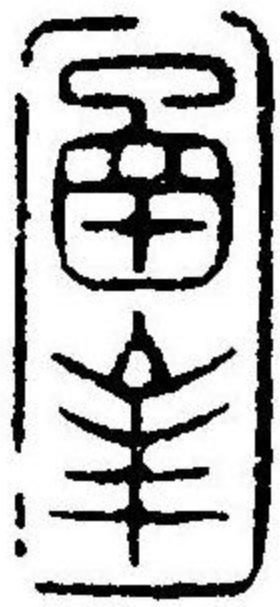
日本三百年來以學問文章名世者推
物子茂卿賴子山陽徂徠之集山陽之
文東邦人無不讀之實古文家之領袖
也自明治維新以後西學大興漢學漸荒
然老師宿儒高人畸士治詩文者尚踵相
接就余所知如永井禾原君每於義務之
暇邀三五良朋載酒賦詩唱和不倦文會
之盛都下無兩此外抱一春詩文視為名
山絕業者尤不少其人非三百年來物子

茂卿賴子山陽提倡之功不致此也余與
禾原君交好有年比者出其友村上函峰
君所著函峰文鈔三卷見示並已序於余
余受而讀之集中各體咸備清微淡遠
具有超然塵世思想蓋君膺教育之任
三十餘年其立身行己懇誠切摯超超儕
輩故為文亦峭刻峻厲表裏如一誠不愧
東邦之古文家也殆法被於物子忘所
賴子山陽兩賢之遺澤者歟

光緒三十二年歲在丙午季夏五月
駐日使者楊樞拜序



自序



余以天保十四年生於
小田原幼好學受業於
謙齋中垣先生之子視
余教督特至既長游江戶
執贄於毅堂鷲津先生

研鑽經史傍修詩文歲二十
四始釋褐於本藩列儒負
受藩命西遊探諸藩情勢
兼學文於朗廬阪谷先生
後歸國作西藩見聞錄上
之明治中興擢大學少助

教掌教山梨縣徵典館改
舊布新羣議沸騰鞠躬
就緒三年東京六小學
始建任第一小學大訓導
又蒙命撰教科書歷任
東京府師範學校教諭

中學校教諭傍閑家塾
聚徒講業十八年任長
崎縣師範學校教諭二十
三年受中野知事屬編
勅語述義敷之園縣公暇
與清人蔡伯昂孫藹人往

來唱和頗得益二十五
年任第四高等中學校
教授以至於今余菲才淺
學奉職于府縣于文部省
叨育英之任無尺寸之功
常羞其曠職耳然方泰

西學日盛之時四十年間
委身教育幸無大過亦
所竊自喜也其間作文皆
據所經歷而發無一出於
虛構讀此集者庶幾乎
藉以知余出處履歷矣

是余之所以不顧不文而
刻此也附刊朗廬先生及
知友送序者以欲以補余
履歷之未詳焉耳

明治四十年丁未十一月

函峯學人村上玲休撰



鳴雀仙史日下東作書



送序

均是酒也。灌夫不容於武安。禰衡不容於操祖。甕間之醉眠。漢書之劇飲。傳美談於後世。蓋得其人與不得焉耳。村上生學於江戶。好詩刻苦。劇錄有得矣。西游問余以學術文章。亦刻苦劇錄未幾有得矣。才則可愛也。其說君恩不絕口。亦可喜矣。而獨於酒粗俗。致厭數何哉。如生之酒。亦不可不得其人者歟。雖然。男兒飲酒何待人。亦在自得而已。且人事何者。非學也。生氣質粘滯。其意所注。弗得弗措。用之於詩於文於讀書。故皆有得焉。獨用之酒者。不得其宜。故無得

焉耳。若善用之，得其處，而改其弊，刻苦劘鍊，如於詩
文學術，酒卽學也。一飲長一學，二飲長二學，以至千
百飲，益飲而益進，溫克恭儉，超然與古人同酒中之
趣。在廟堂爲治，獻精明之于定國，在山林爲欲，辯忘
言之陶靖節，豈亦爲難乎哉？自得者如此，君恩可報
也。其業可長也。尙何得人之待，歲之四月，生辭歸鄉。
余告以此說，且與之酌酒，以觀其所得。生別後有得
焉，其亦時書寄之。

慶應戊辰維夏

朗廬學人阪谷素

送村上少助教免官之東京序

古之善隱於酒者，莫如陶潛、伯倫。其他竹林七賢，飲
中八僊，及石曼卿之徒，其志行雖或不同，率皆遇時
不淑，不得伸其志，假酒自樂焉。今之學士，僅失一官，
抑鬱無聊，不能自禁，惟酒之耽，沈湎喪心。曰：我善爲
伯倫之所爲，我善嗜曼卿之所嗜，而或罵長官以自
快，罵長官猶可，終罵宰相，罵宰相猶可，推其心則又
將罵朝廷，嗚呼！是豈伯倫、曼卿之徒所爲乎哉？村
上季慶，早歲善詩，又善嗜酒，常慕曼卿之爲人，以其
不遇於時，劇飲沈醉，歌笑自娛，嚮者王室中興，首

開大學校。季慶舉爲少助教。以其選來甲縣庠舍。季慶乃憤然勉勵。善教導子弟。然未曾一日廢酒也。居半歲。季慶免官。怏怏不樂。將去之東京。來告別。余飲之酒曰。今也。天子聖明。宰臣忠直。野無遺賢。季慶之東也。非耽於酒者也。隱於酒者也。非隱於酒者也。將大伸其志者也。季慶於是躍然起坐。大呼痛飲。擲盃而去。

明治三年。歲在庚午。春三月。

辱交 柴原和拜稿

送村上助教序

本邦六十六國。古皆有學焉。大國學生五十人。上國四十人。中國三十人。下國二十人。各皆置博士教之。其制可謂備矣哉。中世以來。皇綱解紐。干戈相踵。加之浮屠之教。蔓延于海內。梵宇佛刹。窮極土木。而聖道堙塞。學宮荒廢。絕絃誦之音。蓋七百有餘年矣。皇上卽位之二年。大振治教。躬親萬機。詔天下府縣。各置學。蓋欲繼列聖之志。舉曠世之廢典也。知學事奉旨。首舉博士弟子堪其任者。吾友小田原村上季慶。以少助教掌甲斐學政。己巳春三月。來請余一

言。昔者宋胡瑗爲湖州教授。時方尙詩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二齋。以敦實學。及仁宗興大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式。余聞甲斐舊有學。教幕府勳臣子弟。然科條不備。又無貢試法。而民俗獷悍。號爲難治。然其人尙氣。概多智計。苟教訓有法。詎嘗不可化導。誘掖。以至易治哉。顧近世稱爲儒者。率迂踈庸陋。不曉時務。不羈磊落之士。視以無用冗物。汪洋自恣。故觸禁網。壞法令。終之身刑家滅。甘爲世戮。是雖其所自招。而不可謂非由教化無素也。季慶才敏好學。篤于古。余願做胡安定。以身率先。經義以濬其源。治事

以導其流。使闔州之人士。彬彬然成就才德。以酬聖朝求賢之旨。以協海內望治之心。豈獨一府一州之故而已哉。方今大學法制未備。府學之制果得其宜。或來取法。未可知也。權知事土肥子正。余舊辱交。其人賢明好學。君子也。嘗從藩府擢膺重任。審民間之情僞。風俗之醇醜。季慶就而問焉。其必有以大益乎季慶矣。

明治二年己巳春三月

佐倉議員依田朝宗

送村上季慶引

村上季慶應長崎師範校聘將發來告別且問爲人師之道余曰爲人師之道猶爲人父之道已父之育子不唯欲其肖己而欲其勝己是以凡百技藝學術已之所不知必托他人教之子能學而得之如已得之今爲人師者亦以此心教弟子已所知固叩兩端而竭焉己所不知托他人教之唯恐其不勝己於是出藍之材成矣昔者君疇之門出堯務成昭之門出舜是皆有勝師之弟故師名亦因傳天下後世猶有賢子能顯父母也後世爲人師者多反之務入弟子

其範圍。唯欲其肖己。而有少勝己者。則忌焉。是以弟子不能長其才。有才者皆背去。是不獨弟不弟。亦師不師也。嗚呼。其子則欲勝己。而人子則欲不勝己。何其設心之不公且恕也。余慨之久矣。今爲君發之。君以爲如何。季慶拜曰。旨哉言。慎服膺之。乃書以爲贈。

明治十八年十一月

中洲老生三島毅拜稿

送村上季慶序

季慶十年前善飲善論。目中如無人也。十年後不復甚飲。不復甚論。形削牙角。氣吞凌厲。見更歷漸積。齒德并老也。以涉世宜莫不通。以誘人宜莫不循矣。而久在學職。一朝見棄。余深恠之。豈其牙角未全削。凌厲之氣。倘有時發耶。雖然屯亨有命焉。卷舒有時焉。君子脩己。自有本末。險夷一節。操守無二。以是而行。以是而止。季慶能辨之。今又往臨長崎縣學。長崎之俗。安故常。不喜奇異之論。以十年前之季慶處之。殆不宜。以今日之季慶處之。循循焉誘之。知其必有宜

也。季慶之道，不亦亨乎？雖然欲其必亨，而苟求其宜，則失其素守，非正己物正之道。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季慶必不然。其行來徵言，余學行不足重於世，能言之季慶且不信。然學無二致，以所以自責，而責諸人，亦不羞於心矣。

明治十八年十一月 小舟小永井岳拜識

送村上季慶序

村上君季慶，研鑽經史，誨人不倦，教鐸東京府十餘載，能勤其職，而一旦見罷。若不釋然者，余問之曰：列國爭雄，虎視眈眈，長槍大劍，以折其衝乎？曰：不能。人情澆薄，訟訐成風，擿伏伸冤，以斷其獄乎？曰：不能。日摧鹽酤酒，以聚財乎？闢田鑿鑛，以足用乎？曰：不能。懸河之辯，桔槔之頭，以干當路乎？曰：不能。曰：誦蟹文，駕海舶，以主張聞見乎？曰：不能。然則季慶之所學迂矣。不復中當世之用。季慶爽然歎曰：飲水食蔬，以守吾迂耳。項者季慶來告別，且徵贈言曰：長崎縣用我以

爲教諭。將往也。余曰。天下之事。有似迂而不迂者。非高明特達之士。不能知之。夫君臣父子夫婦昆弟長幼者。五倫也。五倫不治。是爲野人。雖有宮室衣服之美。不足觀也。禮義廉耻。是爲四維。四維不張。則國非其國。雖有富强之形。危亡隨之。若夫功利伎術末也。非本。今季慶務其本。而世多趨末。宜哉。季慶之不遇也。長崎縣令石田君。嗜學通時務。余知其不以季慶爲迂也。

明治十八年十一月

龜谷行拜稿

送村上教諭赴任長崎序

漢學者以迂腐爲世所毀。笑久矣。或墨守一經。不通時宜。或詳明訓詁。不辨大義。老師宿儒。尙且如此。甚則書不成。誦文不成理。傲然以師儒自居。問之經義。史說。茫乎不知也。欲以教授子弟。幾何不賊夫人之子乎。是以少年英銳之士。爭修洋書。斥漢學爲無用。嘲罵笑謔。莫所不至。不知古無漢學之名。其所用漢文。所講經史。皆我學問。我文章也。今不先修我學問。文章。而專力外國學術。精於彼而盲於此。畧於內而詳於外。何顛倒之甚也。蓋漢學決非無用。特病學非

其人耳。朝廷洞察時弊，明治十八年三月，命文部設科試教官。海內儒生負笈抱經，群集於都下，無慮二千餘人。登科及第，不過數十人，而兼漢文修身二科者，僅一兩人。吾友邨上季慶與焉。季慶以中興初，釋褐學職，爲甲府徵典館教官。余時在西京，作文送之。爾來十有七年，遷任數次，並不去學職。覃深經史，最善文章。其登科及第，固不足恠。余獨所以爲季慶喜者，知其學問文章，隨時變化，能合事宜，講經說史，不必用繁訓冗義，不使少年英銳之士笑其迂拙陳腐也。若使季慶誇得一第，謂漢學如是足矣，不能通

觀時勢融會事理，以教授子弟，豈余所望於季慶哉。歲之十一月，季慶爲長崎縣教諭，發軔有日。來謂余曰：僕之赴甲府，先生嘗有言矣。是行豈可無一言，夫文化日新，風俗月變，昔以爲是者，今而見之，不免爲三日祭肉。況在十餘年之前乎。余嚮爲季慶論者，迂腐不足道也。乃以學者務通事宜爲言，以送之。雖然，世不事實學，巧赴利便，稱達時務者多有之。余見此等人，面頰而背汗矣。是則非吾所謂通事宜者也。季慶其亦識之。

明治十八年十一月

學海依田百川

贈村上季慶序

余知村上季慶文。在十年前。而識其面。則在今年七月。月之十六日。季慶自金澤來。突如叩余門。喜延之。坐定。共論當今我國文章宜何法。余輒陳平日持論。曰。文章從世運變體裁。是自然之勢也。且今日之事。非今日之文。則不能描寫詳悉。如目見而耳聞。而今日之文。我國開闢以來。固與比隆。其最傑然者。爲教育聖敕。其文簡潔。其義該博。支那歷代帝王詔勅。乃至歐米諸國君主誥命。決不能及此。而欲得如是之文。非熟達漢文者不能也。季慶曰。以今日之文。紀今

日之事。切則切矣。奈其冗蔓猥瑣不足傳久。余曰所謂今日之文。去其冗蔓與猥瑣。而簡明得體要者是也。且考之古文。如周誥殷盤諭告臣民者。蓋當時俗語。尤切於事情。後儒不達時務。強爲曲解。所以有詰屈聱牙不可解之說也。歐陽修五代史。王守仁論政書。皆通暢明晰。時用俗語。令當時情況躍躍於目前。是其史與書。所以超卓於後世也。季慶曰善。不獨文章從世運變化。人亦然。某少壯喜文。又嗜酒。或挑燈對卷。或探花訪柳。或與名士論時事。或聘歌妓鬪管絃。三十年未嘗一日釋杯杓。一旦以病禁之。免劉伶

阮籍之徒。而嗜文倍舊。檢平昔行爲。前後如兩人。嗚乎季慶之經歷。一何與余相似也。余亦壯時善飲。中年後有所自警。不口涓滴。季慶笑曰。然則子與吾同臭味者。幸論定吾文。余諾之。批閱數旬畢業。贈此文。道所以文章從世運而變。與我二人相得而驩之故云。

明治丙午九月

東京 土屋弘拜譔

函峯文鈔
送序

函峯文鈔目錄

卷之上

論

藺相如論

王陵論

李廣論

呂蒙論

李泌論

書

與中垣參政書

函峯文鈔

與土肥知縣書

答神波卽山書

序

皇朝史畧摘注序

謙齋遺稿序

墨水酒樓讌集畫卷序

送田邊秋洋之大阪序

送長倉石溪赴任新潟縣序

記

四時佳興亭記 代駒野某

待春樓記

栗本一郎畫像記

紀伊庭八郎記

游不言溪記

游惠谷山記

雜著

讀莊子

讀荀子

讀韓非子

日本政記存疑跋

掛冠詩草跋

題彰道公送槇島有終歸鄉詩幅

題群誓評器圖

墓誌祭文

毅堂鷺津先生墓誌

祭毅堂鷺津先生文

卷之中

書

答孫藹人書

復孫藹人書

與蔡伯昂書

答小永井小舟柬

序

松靄遺稿序

清國聞見錄序

慶長崎師範校生徒成科序

送鷺津文豹赴任岩手縣序

送林櫟窓游清國序

送日下知縣致仕還東京序

送小山教授之東京序

記

長崎縣師範校記

長崎縣公園記

搜奇窟記

長光刀記

脩竹吾廬記

紀福島中佐單騎遠征事

雜著

讀島原戰記

讀二宮尊德先生傳

木村博士頌并引

十訓鈔校本引

天山先生書牘跋

朗廬先生遺墨跋

毅堂乙集跋

西湖游草跋

書鄭大木碑搨本後

書源烈公畫高游外并贊後

書泊翁先生書牘後

書朴泳孝書牘後

書報國盡忠揚本後

書木下逸雲畫山水圖後

書鐵翁禪師畫蘭幅後

書岡本秋暉畫雙鶴幅後

書平相國書金泥阿彌陀經後

雪舟畫達摩贊

菅公畫像贊

誌碑碣祭文

二州橋本先生墓誌銘

濱田君千雄碑銘

信吾田中翁墓碣銘 代緒方某

祭水戶烈士文

祭白蛾新井先生文

卷之下

書

上井上文部大臣書

答某生問讀書作文書

序

壽雪岳太田先生七秩序

送第四高等學校卒業生序

送田中作陽赴任臺灣序
送野村助教授游歐洲序
送大島師團長出征序

記

石川縣農爨記
至誠堂記
白山松記
保真堂記
篠原古墟記
栗殼壑古墟記

雜著

禁酒說

讀梧陰存稿

碑碣

先考臺山府君碑

大久保神社碑

陸軍大佐蘆澤君墓碣銘

陸軍大尉大田君碑銘

陸軍中尉山岸君碑銘

附載

登白山記
能登紀行

函峯文鈔目錄終

函峯文鈔卷之上

相摸 村上珍休季慶著

○ ○ 藺相如論

立非常之大節者。必義理曲直瞭然于胸中。而後能排大難。成大功。非局促利害者所能及矣。藺相如以一介使臣。不屈強秦之威。完趙璧而歸。可謂能立非常之大節者。而世徒以勇稱之。謬矣。夫秦乘戰勝之勢。逞虎狼之威。六國之君。皆駭汗脇息。今日割地求盟。明日納質乞和。尙恐不得秦之歡心。相如奉璧。從容入秦。奮勇叱咤。不少顧慮。是豈不明于義理。曲直。

鳳洲云。一起領一篇義理。曲直四字。是爲綱。

又云。回顧一束。又云。以下說當時形勢。

又云。一句收上起下。

函峯文錄 卷之二
朗廬先生云、且夫云云、得蘇家筆法、

又云、進一層妙、

而能如此哉。蓋秦之意不在璧而在窺趙之強弱。趙強矣。失璧何損。趙弱矣。得璧何益。且夫強弱勢也。曲直理也。理之所存則勢屈之。勢之所在則理勝之。秦以城求璧而吾拒之。則曲在吾。吾予璧而彼不予城。則曲在彼。彼所恃者勢也。吾所恃者理也。吾何畏彼乎。相如胸中有此成見。故能入虎狼之秦。若行無人之地。使秦王知趙之不可輕。理之不可奪。相如此舉。作三晉頽墮委靡之氣。乃能數敗秦兵。而秦遂不復窺視趙矣。然則一璧之得失。不唯爲趙之盛衰。其所關六國之存亡者大矣。豈徒勇云乎哉。

阪谷朗廬先生曰。議論根義理。行文有法度。函峯史論中。以斯篇爲翹楚。

土屋鳳洲曰。相如一舉之功。關六國之存亡云云。推論至此。用筆周到。一結收勇字。照應謹密。蔡軒曰。度勢察情。闡微表實。文亦神韻高古。

○王陵論

大臣之可貴者。在氣節。而不在才智。才智之臣。往往用才聘智。阿諛曲從。以悅其君。卒致國家之禍。氣節之臣不然。顛直不阿。嚴毅可畏。事苟不利。國家則執

鳳洲云。總論冒一篇。

義不回。是以制禍亂於未萌也。呂后之王諸呂也。平勃阿諛曲從。而王陵獨毅然排之。論者反以不知事機責之。甚矣其謬也。夫呂后輔高祖爲政。其於諸大臣。苟以便己則寵之。否者去之。功臣若韓彭。皆死其手。高祖已崩。肆然處人主之位。而其所畏者。將相大臣而已。當此時。使平勃與王陵極言其不可。呂后安能肆行其意乎。而平勃非唯不諫。又從贊成之。及呂氏亂起。漢祚殆移。使呂后尚在。則平勃雖才且智。將莫如之何。幸而呂后死。平勃得以贖前日之罪。向從陵言。天下之事豈至此乎。而論者多非陵是平勃。是

又云推論甚佳

鹿門云以李勣
遂良爲影寫結
之覺情味倍出

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者矣。史稱女主姦雄。前呂後武。武氏之易唐爲周。李勣以下。靦然立朝不耻。其毅然不回者。褚遂良一人而已。是其大節千古昭然。可與王陵并稱矣。

岡鹿門曰。使平勃無措辭之地。

孫藹人曰。以氣節糾平勃。使世之以後圖爲言。則身僞亂之朝。依阿取容者。無所立足。洵有功世道之文。

、、、李廣論

凡立功名者，必在大度之士，而不在才畧之士。何則？才畧之士，常以術收人望，而度量褊小，故足以取敗。大度之士，不然，能容物，故無往而成也。世稱李廣，大度愛士，其治軍，使人人自便，凡百約束，一切弛畧，而士皆樂爲死。余以爲此以術攬士卒之心者，蓋廣才畧有餘，而度量不足，何以言之？廣守北地，捕嘗辱己之亭尉，斬之。夫亭尉一匹夫，縱雖有罪，尙當曲全之。況無罪可舉乎？廣不忍悻悻之心，以匹夫之私怨，甘心殺戮，其度量之小可知也。由此論之，廣不能立功名者，不在才畧之不足，而在度量之不足也。吾觀

學海云：權衡不失均量。

朗廬先生云：結法頗入手，篇篇皆佳。

古之立大功者，高祖於雍齒，釋故怨而封之；韓信王楚也，召辱己之少年，以爲中尉，宜乎起於匹夫，而功超出群雄也。廣之不及高祖，固也。然使廣忍小忿而就大謀，不爲韓信，尙不失爲絳灌，而況封侯乎？而廣不知之，務攬士卒之死心，入萬里不測之異域，功名未立，一蹶以禍其身，不亦宜乎？雖然，李廣大小七十餘戰，其勇實冠當時，諸將武帝不盡其才，卒使死于數奇。嗚呼！武帝亦無容人之量也歟。

依田學海曰：從大處著眼，筆力極高。

孫誦人曰：向之論李廣者，多艷稱其勇，而惜其數

奇。此獨引斬亭尉爲證。以度量不足責廣。且舉高祖淮陰事。以繩之。實有至理。非好爲苛論也。厥後廣以於衛青前。爭當前鋒。不得負氣而出。失道後。期不甘對簿自刎而死。何莫非度量不足。有以致之也。

○呂蒙論

所貴乎謀臣策士者。使其君知名。義所在。然後極力贊襄之。乃可以成功於天下。若夫不問名義。以求一時之功。則使其君爲國家之賊。縱令得其志。罪可勝

鳳洲云。名義二字。一篇柱子。

道哉。管仲之輔桓公。能攘夷尊王。故聖人稱其功。而不責其迹。王猛之事苻堅。臨終丁寧告戒。謂晉不可伐。故後世稱其賢。是皆能使其君知名。義所在也。呂蒙爲吳謀臣。方關羽鎮荊襄。擒于禁。梟龐德。曹操畏之。欲徙都以避其鋒。此誠漢家中興之秋也。蒙爲孫權策蹕羽後。於是羽一敗塗地。議者多奇其功。余以爲不然。蒙之策。適使權爲漢家之賊也。何則。劉備雖僻據蜀漢。堂堂漢家之裔也。曹操則漢室之賊。乘時擅命。脅制天子。戕殺國母。是忠臣義子所不共戴天也。而羽倚大義以討賊。借使羽戰不利。爲吳人者。宜

又云。一句斷案。

又云、洵然洵然
朗廬先生云、議
論整々明快、

風洲云、末尾更
起一波、甚佳、

協力以援之、而蒙勸權躡羽後、於是漢家中與之事
去矣、然則亡漢家者、非操也、權也、而陷權罪者、蒙也、
且夫吳蜀唇齒之國也、蜀亡則吳亦亡、未有唇亡而
齒存者、今也羽西向征賊、殆破樊襄、不特為蜀、亦為
吳也、蒙若能率兵援羽、以誅漢家之賊、則羽之功、即
蒙之功也、計不出此、自絕唇齒之援、長使權為漢家
之賊、此管仲王猛之所不為、而蒙自為得計、議者又
從奇其功、何其昧名義也、吾嘗謂權天下之英主也、
曹操以百萬之衆、下江陵、其勢固不可當、而權能排
衆議、用周瑜、戮力劉備、一舉奪其膽、使天下忠臣義

子吐其氣、是權固可與建名義者、而蒙進邪謀、陷之、
為漢家之賊、故綱目於殺羽、書曰、權斬之、其醜千古
不滅、不亦悲乎、嗚呼、後之為人臣者、寧為仲為猛、不
可為蒙也、

朗廬先生曰、近日有勤王佐幕兩說、不可無此種
議論、即借古戒今之論、

重野成齋曰、三篇文字、胡致堂一派之議論、所謂
史家斧鉞、嚴正則嚴正、但於時勢人情、莫所酌量、
不免青衿口吻、蓋函峯而立左右之作、

蔡軒曰、三國之時、知大義以拒曹者、蜀則唯有孔

明吳則唯有子敬公瑾尙徒恃血氣之勇彼阿蒙
烏足知此哉作者持論甚正目今我清日兩邦猶
吳蜀也須得如孔明子敬其人者聯合之以保唇
齒毋爲阿蒙所害

李泌論

士之有爲者優游于事物之外而不拘束于事物之
中不拘束于事物之中則天下之事物無可復動其
心者故所爲莫不成焉所欲莫不得焉李泌輔肅代
定禍亂佐德宗定儲位其功大矣此其人宜有卓犖

成齋云斯篇比
前數篇議論頗
老成可喜

鶴人云郭侯輔
唐功績顯著其
託於神仙亦與
東方曼倩仕漢
一味談諧取悅
者不同

鳳洲云古今明
智之士率著眼
於此一路

雄偉之行也而史稱泌好談神仙詭誕爲世所輕噫
泌之所以成大功者正在於此夫唐自天寶之亂國
運漸衰群小彙進讒害忠良雖郭李之功之大猶且
不免泌深戒於此以爲卓犖雄偉之行非凡庸人主
之所悅適足以激不測之變而已於是託神仙詭誕
之談以使人主知我之不足畏憚可以成其功是所
以優游于事物之外不爲事物之所拘束也且諫亦
多術或理以諭之或勢以禁之今以肅代之狹量德
宗之猜忌責以正論其不能容也必矣故外託神仙
從容諷諫不使讒者投於其間泌以白衣宰相挽回

明盧先生云、留侯赤松之游、泌善學之、形影之外、此篇觀破、有見解矣、結引喻、頗得蘇家之訣、

唐業於既頽之餘者、其苦心在於此也、而論者以談神仙輕之、豈知泌者哉、良醫之治病也、必先察其病原、而投之以藥石、其瘳也、人知藥石之爲良、而不知投藥石之有術也、噫、

鷺津毅堂先生曰、村上生歸自山陽、出此稿、乞點竄、時草賊據信州飯山、吾老公蒙討伐之命、出師之期在明日、職務鞅掌、不能細讀、然一披閱之際、覺比前日頗進、古人曰、三日之別、刮目視之、豈不信乎、

○與中垣參政書

十月十日、村上珍休謹白、參政中垣君執事、珍休以丙寅歲擢儒職、命游上國、講習有年、會伏水變起、

王師東征、我藩以德川氏勳舊、謬抗王師、得天譴、謝罪屏居、幸蒙洗雪、皇恩至渥、余輩臣隸、豈可不圖報効乎、前月執事、自監察進參政、珍休竊以一藩安危、繫於執事、故不能無言也、凡事有如難而實易者、有如易而實難者、曩執事固守大義、侃然不屈、遂濟國難、安宗社、蓋成敗之機、間不容髮、誓一死當之、是其如難而實易者、今有特赦之命、闔藩安堵、人人稱

羽峯云、吾傳亦遭此變、一讀悚然、

學海云、先立二柱、然後分解、瞭如指掌、

鳳洲云、譬喻近而切、

學海云、難易二字如此說去、大覺妙、

鳳洲云、末段有照應、有收束、一

慶弊法浮費、不可勝數、而執事經畫措置、未得十之一、是其如易而實難者、然以執事之才識、何難之有、方今國家、莫急於人材、苟有一技一能者、宜不拘門地、拔擢以列諸職、古人不言乎、請自隗始、珍休雖駑下、請自進、譬諸役夫運石、工師立旁、發聲唱歌、役夫隨而和之、則大石轉矣、國家石也、執事工師也、執事能擢用群材、輔佐國政、如工師之於役夫、所謂難者實易、善後之功、可得而期也、執事之明識、豈有所深慮而未發乎、抑有所待也、珍休蒙執事推薦、值諸政更始之秋、豈可默默而止乎、今而不為、則歲月遷延、

轉一層、筆曲而意暢、

時幾隨去、難者益難、若言而不聽、謀而不用、終不可為、則解其職、閑居教養子弟、自樂其道、不亦善乎、言涉不遜、執事取其意、而無咎其言焉、幸甚、

三嶋中洲曰、學者報知己、不可無此謙言、

鳳洲曰、提綱分應、秩然不紊、是大文字之法也、

南摩羽峯曰、語語發於誠心、故能動人、

蔡軒曰、不卑不亢、立言最為得體、較之退之上、宰相數書、尤能自占身分、

、與土肥知縣書

月日村上珍休謹奉書知縣土肥君執事。珍休曩游大學。謬學助教。承乏本縣。徵典館。珍休天資頑鈍。志業未成。豈足任教職乎。幸在閣下。下風。閣下夙爲大藩儒官。中興初。擢參與。列顯要。今知本縣。天下之士。莫不想望其風采焉。夫好學如閣下。愛才如閣下。而珍休沈默不發一言。是負閣下也。故不顧頑鈍。敢陳一言。古者政教一途。政出於教。故成於教者。必通於政。後世教衰。政替。以記覽爲學。以辭章爲業。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政教岐而爲二。此人材之所以不及於古也。方今大政復古。海內仰化。東京置大學。府

南岳云先說古起下文是養局法

縣設庠校。將以養天下之人材。建千歲不拔之基也。夫學校者。所以養人材。人材之盛衰。關治化之污隆。其法不可不深究而詳講之也。本縣既有徵典館。以訓導士民。講堂生舍。無不具備。多貯和漢圖書。以資生徒觀覽。然教育之法。貢舉之法未立。且民俗狡黠。以健訟聞。蓋本縣戰國之際。武田信玄專以戰伐率下。流弊至此。今欲施教化。一變風俗。莫若盛教育也。其法當以孝悌忠信爲主。以修身齊家爲歸。立課程。講經論文。餘暇研鑽國史。以勵志氣。恐其流於文弱。習擊劍拳法。各隨所長。及其業成。陞之大學。若用之

又云一篇處置在此一節

縣吏他日濟濟之美庶幾可得而致焉。執事嘗統藩學。教訓子弟固已驗於實地。必有定見。是珍休所以欲切聞也。且珍休受知遇於執事。徒以尋常講書之師見待。非珍休所甘也。執事退食餘間。苟爲可教則教之。冒瀆尊嚴。惶懼無已。

毅堂先生曰。立意雖正。不免書生習氣。然文有姿態。可誦。

藤澤南岳曰。得其人。敢言不蔽。有昔賢遺風。文字亦帶賈終之氣。

柴原精廬曰。余觀此書。在二十年前。當時余在甲

府參縣事。日夕與吾兄來往談論。後共轉官于府縣。曠如河漢。今吾兄將刻文集。寄此被乞評。知縣已逝。余亦老矣。不能無感於今昔也。乃書數語。行文之妙。余不復贅焉。

、復神波卽山書

卽山神波詞兄足下。向者辱拙詩雌黃。一一中竅。感謝曷已。來諭云。近作不如前日之鍛鍊。此蓋有說焉。往年僕與足下。從學於毅堂鷺津先生。足下詩才天縱。先生每稱許之。王政維新。足下出仕太政官。公暇

一六云、伏線、

長野鳴鶴云、吾兄嘗持舊稿、歷一官憲、會大城、炎上、稿為烏有、乃憤然棄詩賦、專力文章、
學海云、英氣煥發、文有骨力、

一六云、好引證、

與諸名士、馳騁詞壇、名聲藉甚、世莫不知、鷺門有卽山子矣、僕則奉職學校、日課生徒、無暇構思、舊稿已為祝融所奪、乃專力文章、夫文章經國大業、僕何敢任、然生平志氣、鬱勃胸中、或因境遇之變、時事之感、發之於文、不規規於格法、唯言所欲言、以自抒其懷抱、雖不能及於古人立言、亦未必無所見、來諭云、毅堂先生兼善詩文、僕謂古今兼善詩文者、不乏其人、如僕蒲柳弱質、加以職務繁劇、專修文章、猶恐不及、況兼之乎、荀子曰、行衢道者不至、昔賴山陽善於詩文、森田節齋、藤井竹外二人師事之、節齋善文、竹外

又云、照應有力、

學海云、有此一結、全篇活動、

善詩、僕與足下、事毅堂先生、足下已以詩鳴、僕竊欲以文鳴、各得先師之一體、或可不負師傳矣、方今洋學盛行、十數年後、誰肯讀吾輩詩文者、然足下詩與僕文、不必問人之讀與不讀、各行其所信、不亦可乎、偶感知己之言、一陳素懷、尊稿妄加指摘、幸勿深咎、餘付面罄、不悉、

成齋曰、囂囂之氣、溢于行間、

學海曰、餘與函峯兄、始相識於西京、讀其詩、服敏於才而富於力也、爾後不見其詩、獨見其文、喜鍛鍊琢磨、有勝於詩者、然不知其何以專心於此、今

讀此文。乃知其所志之遠。庶幾吾兄益勉不已。以進古人之域矣。

巖谷一六曰。余與卽山交。在維新之初。爾後詩酒徵逐。殆無虛日。而受梨堂相公知遇。亦余所推薦。今讀此文。不勝懷舊之感也。

蔡軒曰。傲岸自喜。而婉轉曲折。筆力又足以達之。讀之可以見先生自信之篤。

、皇朝史畧摘注序

正史卷帙浩瀚。難得要領。畧史之著。豈得已乎。畧史

無慮數十家。其尤行世者。爲山陽賴氏日本政記。拙齋青山氏皇朝史畧。蓋賴氏主論治亂盛衰。青山氏不然。上下千餘年間事蹟。提綱絜領。間加論說。按漢土畧史。有呂祖謙大事記。王禕續編。江贄小微通鑿節要。曾先之十八史畧。皆主事。不主論。其主論者。則有范祖禹唐鑑。孫甫唐史論斷之類。賴氏政記依此。然以體裁論之。或遜青山氏矣。青山氏嘗與修大日史。故取捨有據。詳畧得宜。與賴氏主議論而失實者不同。然則後進津筏。不得以青山氏爲宗。余承乏教官。常爲子弟授是書。而敘事簡該。或苦於制度掌

鳳洲云。主客對照。歸重主位。

故間有難解。余因檢律令格式等書。爲之注釋。名曰皇朝史畧摘注。雖自知未免紕謬。然子弟由此而進。則其於溯正史淵源。未必無小補云。

學海曰。以外史爲陪客。說出皇朝史畧。序次有法。源委分明。

藹人曰。講經苦於義理之精。講史苦於事實之繁。必得注解證引。方有要領。君之此著。有功教育。此序亦足以達其所見。

○○謙齋遺稿序

省軒云。一氣磅礴。有排山之勢。鳳洲云。一跌呼下文。

南岳云。先生胸襟可欽敬。

先師謙齋中垣先生既歿之七年。令嗣謙藏蒐其遺詩。將付諸梓。屬序於余。嗚呼。余何忍序先師之詩乎哉。余就先師受句讀。旁學詩。苦吟不已。先師曰。詩小技。蓋學大者。及游江戶。數寄文乞正。先師曰。讀書宜講明大義。以報國家。無爲徒事文字也。後余筮仕小田原藩。先師所薦也。未幾。國家多虞。干戈方起。先師參與藩政。奔命東西。不暇寧處。戊辰之春。幕兵敗於伏水。王師東征。會林忠崇率游擊隊三百人。藉名雪冤。扼函嶺之險。藩主遣兵諭之。反爲所誘。將拒王師。時先師在江戶。聞變。馳歸。諫以大義。藩主大悟。

中洲云。回瀾之功。欽仰不置。又云。一言以存先祀。功足不朽。學海云。一字一淚。悲痛淋漓。

南岳云。師弟厚誼。不知何日得此俗乎。

與忠崇絕。迎王師。擊賊走之。大久保氏之有今日。實先師之力也。當時余亦從先師。往復兩陣之間。冒危瀕死者數矣。每思之。毛髮竦立。今讀其詩。不覺涕淚填胸。嗚呼。余何忍序先師之詩乎哉。夫先師志存經綸。勤勞國事。其効績當大書史冊。奚須區區詞章也。雖然。觀其所著。亦足以窺其學識一斑。且余之於先師。義則師弟。恩猶父子。余之不誤出處進退者。皆由先師指導之賜焉。因叙當日之事。并述舊誼如此。若夫其詩發乎忠厚之誠。深博典雅。可續唐音。在先師。則蓋緒餘耳。明治庚子八月。

毅堂先生曰。語語敘實際。俯仰感慨。是文得其體者。

中洲曰。據實直敘。凜凜動人。是文之所以不貴虛構也。

成齋曰。敘事簡明。可供史官之採擇。

學海曰。語語悱惻。溫厚篤實之氣。隱然見乎紙表。是六一公之法度也。

蔡軒曰。追述尊王之績。表揚報國之忱。舉其大節。畧其微長。結末拍合到詩。是為序文正格。

○墨水酒樓讌集畫卷序

余與僚友會于墨水酒樓。修親睦也。時方首夏。萬綠擁軒。薰風解慍。衆欣然舉觴。獻酬交錯。樂甚。八木弘齋顧余曰。子醉則好評。隲古今人物。盍試評座中諸彥。余曰善。樓稱八百松。請以松評之。江木遷喬者。秋天峻岳之巨松也。田邊秋洋者。碧海灣頭之古松也。關藤成齋者。蓬萊島中之老松也。平井琴堂者。其清音唼唼。傳響之松風也。長倉石溪者。其奇骨峻嶒。冒雪之松枝也。其龍幹夭矯者。爲片桐如電。其濤聲撼座者。爲平阪蘇雷。而廣田碧巖。則寒流斷崖之碧松。

學海云。句法有錯落變化之妙。

又云。掉尾。

鈴木素水。則夏山雨後之清松。駒野和堂。則書窓月下之疎松。深澤雲如。則野水橋畔之孤松。坪易堂之清楚。與淡齋之閑雅。則白沙汀上之翠松也。八木弘齋。則才氣秀拔。比之樓前百尺之長松。可乎。弘齋笑曰。不敢當。不敢當。弘齋評余。學問淵博。文思深沈。可稱幽林偃蓋之奇松也。余曰。才與學。何敢。唯大醉昏倒之態。或畧似之。雖然。所貴於松者。不在形狀。在負重任。不撓。今此十五人者。聯職於府學。其任不爲不重。自今以往。益有所勉勵。而後始可免棟撓之責歟。衆曰。子言然矣。以爲墨水酒樓讌集畫卷序。時己卯。

四月四日也。

朗廬先生曰。一時風流宴會。成好文字。不為徒然也。

省軒曰。品評十有五人。比擬之以十八公。而其文各有變態。筆力挺然不群。

鳳洲曰。句法錯落變化。一氣貫之。末尾進層寓規尤佳。

王黍園曰。文情流宕。文體詼諧。其連用者字。蓋從醉翁亭得來。

學海云。起首突兀。筆鋒犀利。

、送田邊秋洋之大阪序

均是利也。利於一身。則謂之私利。利於天下。則謂之公利。苟謀公利。而不謀私利。其為利也大。且公利之大。私利亦隨之。吾友田邊秋洋。曩任文部督學員。視教府縣。未幾。轉東京府學事。黽勉規畫。居六年。置小學百八十有九。中學二。府學諸員皆得其人。學政漸舉。一旦辭職。將之大阪。入某商社。人怪之曰。秋洋意在謀私利。余曰不然。秋洋平生講道義。明公私之辨。豈遽舍公而謀私乎。聞某商社近請於官。發豫州銅鑛。一歲所獲。率不下二百萬。而輸出海外。得利巨

又云。應首段以起下文。

又云。彼至此合
拍更妙。

萬夫天下之利。莫大於五金。而銅之利最大。自貨幣
銃礮。以至凡百器具。莫不取資于銅。今秋洋舍學務。
而就商務。欲使天下人盛被其利澤。則爲天下謀公
利。其功匪細。而公利之所存。私利亦隨此。理之自然
也。余聞大阪爲大賈之淵藪。爲天下謀公利者。未必
無之。秋洋行矣。其必有所合焉。

龜谷省軒曰。此種實用之文。非拘士之所辨。

鹿門曰。此別支銅山歟。余所一探。方今住友氏別
支。古川氏足尾。出銅多額。支那電線。皆仰此二鑛
山。此爲國家吸入海外之金。爲我邦公利莫大焉。

藹人曰。勁氣直達。揮灑自如。

、、送長倉石溪赴任新潟縣序

越後之爲州。僻在北陬。周易八卦。北方爲坎。坎外柔
順。內剛健。其象爲水。爲艱險。南方爲離。離內柔順。外
剛健。其象爲火。爲文明。凡人之生。北方者。內剛而健。
生南方者。內柔而文。故北人長武。南人長文。蓋風氣
使然也。昔者上杉謙信。以剛健之姿。崛起越後。戰勝
攻取。所向無前。兵鋒之銳。爲當時諸雄冠。豈非風氣
使然乎。余常恨不獲躬往而親驗之也。吾友長倉石

黍園云。精理名
言。確有見解。

又云正論

溪掌東京府學事九年。黽勉奉職。有勤恪之名。今茲辛巳九月。遷職新潟縣。仍掌學事。語余曰。文明之運。自南而北。文教郁然。其被於北越歟。是吾所以有感於此行也。余曰。善。文教之本在孝弟。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孝悌行。則長幼有序。上下有禮。爭訟以息。姦黠以消。文明惇化之治。基於此歟。石溪此行。能考其風俗。誘掖之。陶冶之。資以坎之剛健。養以離之文明。將見北越之材。藹藹濟濟。日蒸月盛。文武雖異。其奮興則一也。余他日請暇。一至高田。登春日山。弔鎌信故墟。過新潟。訪石溪之寓。談文明之

又云照應得妙

治術。必將有使。余刮目者。遂書以爲他日左券。

鳳洲曰。由風氣立論。以武形文。至末湊合文武。結構完備。

學海曰。文體似王陽明。純正而醇厚。

文廷華曰。度地審時。對症下藥。言既得肯。而大旨尤歸到孝悌忠信。爲教育之本原。爲能於教育上加當頭一棒。實文之有關名教者。至其謀篇之善融洽。猶爲餘事。

○四時佳興亭記 代駒野某

小舟云四時之勝，較得明切。

神木氏新築亭於墨水西岸，結構之美與境相稱。主人請余名亭，余思之未得也。一日訪翠園橋本公，堂楣揭梨堂相公所書四時佳興四大字。余拍掌曰：斯可以名神木氏新亭矣。因舉新亭四時之勝曰：賞花於春，則櫻雲十里，掩映長流，納涼於夏，則綠樹一望，心目爽快。秋則奇於月，冬則宜於雪。公曰：吾其一游，乃導登其亭。時方首夏，蘆葦抽青，江波疊綠。公執盞曰：美哉勝也。梨堂公顏殆為此亭者。乃割愛見贈。主人喜出意外，請記其事。余謂梨堂公蓋取諸朱文公四時佳興與人同句也。夫天下之美，莫善於與人同。

又云一篇佳境收在此，謂與此亭角勝可也。

又云雙收有法。

而鄙夫一錢尺帛，猶靳而不欲與人。況於其所愛者乎。夫四時風月之勝，天下之目同見之，心同愛之，而鄙夫卒私之。又有巨宅大厦，占據勝地而不能延一客以同賞同樂。主人能愛客，而同其所愛，可謂達矣。公能割愛而與之，皆能得文公之意焉。余安得不記以傳之。遂記。

川北梅山曰：四時佳興何處無之。此篇自一同字起，想以成許多議論。而此亭之美益顯。主人之喜可想矣。

小永井小舟曰：自四時佳興演與人同三字，為餘

論讀去頓覺煙波無際。

蔡軒曰。筆情簡潔。機局完全。結末畧箸議論。言簡意賅。尤足制勝。

、、待春樓記

老友雲帆間中翁。買宅於駿臺東趾。名其樓曰待春。囑余記之。余初不知其命名之意。徐而思之。乃得焉。夫待之云者。因時未至也。或因境未來也。翁當中興之初。奮起隴畝。徵爲判事。人皆歆羨。翁若有不屑焉者。其在官也。經畫勞心。簡牘勞形。雖遇好春。無暇欣

學海云。造詣新

妙。又云。竿頭進步

賞。豈得無待於心乎。今則既賦遂初。蕭散閑逸。俯仰此樓。與會所到。形於詩。寓於書。雲煙流動。光彩映發。雖非春。猶春也。程伯子曰。滿腔子都是春。是心中之春。非眼底之春也。然非其時。非其境。則心中之春。鬱而不發。所謂待春者。乃待時會之盛。境遇之適焉耳。蓋人之憂樂。繫於心。設使翁有如昔日煩勞悶鬱之心。寧得今日此樓之樂乎。此翁之所以有待於今日也。且夫推其心。則如曾點浴沂風雩。自得其樂。與顏子陋巷箪瓢不改其樂。其庶幾乎是亦翁之有待於他日者歟。翁聞余言。笑而首肯。乃書以爲記。

龜谷省軒曰。發揮待春字。雲湧烟起。匪夷所思。中洲曰。余久聞翁名。未坐其春風中。可憾。文廷華曰。詮釋待春。吐棄凡近。獨標穎彙。於此可見。見文品之雋。

、、、栗本一郎畫像記

御藏島伊豆七島之一也。栗本一郎實產於此。幼學森川海門。爲人質朴溫厚。長於經濟。文久中有米國商船漂到於此。言語不通。不知所爲。中有清人。君以筆談。得以辨事。云維新初。本島屬東京府。自年寄役。

進地役人。蓋本島地小人稀。唯海產富饒。足供民食。而土瘠不便播種。故民無積聚。君專力稼穡。墾闢草萊。種麩麥。培蕃藷。躬自秉耒。導之。莫不從竭力者。黃楊爲本島名產。斧斤以時。隨伐隨殖。瀾漫山谷。又教以蠶桑。斯得致今日之隆盛。創小學。訓兒童。建醫院。療疾病。其費率先捐。以爲民倡。此外爲島民圖公益。救窮乏。不可勝數。明治三十年。官賜藍綬褒章。賞之。其族栗本俊吉。從余游有年。一日持君畫像來乞文。余因其言。備知君之爲人。意甚嘉之。乃爲之記。

鳳洲曰。一畫像記。悉御藏島風土物產。可以補地

誌

學海曰。南島出此偉人。不可不記也。文亦質實。能稱其人。是老筆。

○○紀伊庭八郎事

往年。余見伊庭八郎於羽倉綱三宅。把臂締交。後余西游有年。戊辰。王師東征。余得藩命東歸。會八郎與林忠崇。率兵三百。要王師於函嶺。余見之。逆旅。說以名分。八郎不可曰。薩長藉名王命。其實賊耳。何名分之有。時我藩應之。八郎提兵百餘入小田原。俄

學海云。何等大膽。

又云。叙事精采。筆立紙上。

而藩議一變。與八郎絕。迎王師。余以藩命說八郎曰。以寡當衆。不利。不若且航房總。以待時。八郎曰。見敵而退。怯也。吾將一戰以決勝敗。奮臂去。以其兵據山崎。山崎距小田原僅里許。三面斗絕。嚴備以待。藩兵爲王師先鋒。攻之。彈丸雨注。士卒趨起。乃分兵出敵背。敵潰走。高橋某。石川某。左右當八郎。斷其左臂。八郎右手揮刀。斬二人。衝圍而逸。出伊豆。搭船達箱館。與榎本武揚會。逆王師。裹瘡數戰。自盡而死。八郎爲人。白皙俊爽。尤長武技。涉獵書史。好氣節。議論鑿鑿有據。與之論去。就大義。意氣慷慨。以死自誓。

聲淚俱下。余亦泣。嗚呼。八郎之舉。合義與否。余不得而知也。然昔者王彥章致忠於朱氏。歐陽修取其偉迹。德川氏與朱氏。固不可同日而論也。而八郎所在苦戰。一死以殉節。可謂不欺其志者矣。八郎長余一歲。死時二十七。今而思之。未嘗不慨然。綱三亦慷慨士。與八郎同志。轉戰死于上毛之野云。

鳳洲曰。敘寫精細。傑士神彩。躍躍欲出。獲此一篇。八郎不死。

學海曰。余嘗作之傳。載在譚海。當時未知與吾兄善。欠其事。他日將補之。

鹿門曰。八郎知關新八。此時新八以善英語。在橫濱米館。八郎自房州航橫濱。私見新八。匿米館。療傷臂。新八私托米艦。逸之。函館。新八恐得罪。掩蔽其迹。死後新八數所語。此逸事可傳者。挿入如何。文廷華曰。此種題著筆最難。過褒非。過貶亦非。今引王彥章事爲證。而以不欺其志許之。可謂恰當。至其敘次義烈聲情激越。斷續離合。文筆亦歷落入古。與退之記張巡事相髣髴。

○游不言溪記

明廬先生云，一篇精采，發揮於此。

客冬十二月來，薇山游朗廬阪先生之門。春來無聊，一日植松春人，誘予游不言溪。是日天宇晴朗，四山如笑，覺胸中豁然。取路井原市，至芳水橋，西岸皆花，紅雲縹緲，掩映于青嶂翠巒間。一望不知幾千百株，漸進漸近，則花光眩目，燦如錦繡。麥苗菜花，繚繞其下。狂飈時至，飛英飄揚，奇觀不可言。春人曰：君善詩，盍以詩人評之。予曰：花之綽約，地之幽邃，譬猶明末清初諸家之詩乎。其紅雲縹緲，掩映于青嶂翠巒者，則王新城之雅馴而明媚也。花光眩目，燦如錦繡，麥苗菜花，繚繞其下者，則吳梅村之麗縟而淡泊也。狂

飈時至，飛英飄揚，奇觀不可言者，則袁簡齋之放達而新奇也。余在都下，數出觀花，黃塵萬丈，乏天然風致。猶李王諸家及徂徠南郭詩，模擬潤飾，往往失真。真氣不若此溪之花，兼有明末清初諸家之腴也。宜哉。古人不取于名都大邑之花也。春人稱善。於是就林下傾酒杯，薄暮醉歸，援筆記于西窓新月下。

朗廬先生曰：意想新奇，文亦絢爛，非特長于詩也。學海曰：桃花固無可記者，借詩評之，好出脫法。

○游惠谷山記

東條邑之東西數十里。皆山險且高。惠谷山去邑最近。不甚高。余避暑于此。講書餘暇。出探山水。懸巖峭壁。莫高而不躋。手疲於扳援。足病於跋涉。所得不償勞。有客勸游惠谷山。於是欣然治具。經田塍數十步。得一山。盤折而上。路右石壁竦立。下臨田野。一水界之。轉入松林。林翠滴衣。鬚眉皆作青碧色。石壁懸瀑。珠璣迸散。松濤與瀑聲相和。抑揚徐疾。如奏天上仙樂。凝座久之。更經松間。登攀數折。至山脊。彌望豁然。遠則諸州之山。皆在指呼間。山勢高下。委蛇奔放。如波濤。近則松巖石壁。列峙錯立。皆如戴茲峯者。始知

鳳洲云。勞字伏案。

又云。一讀欲仙。

茲山特出不凡也。進至絕頂。得一淨境。佛殿宏壯。榜曰大山寺。當軒雲峯。縹緗排闥。有類倪黃得意之筆者。日晡出山門。暮靄冥濛。遠近之山。隱見于雲海中。騰者如鷲。迴者如輪。鸞鳳翔。虎豹蹲。顧望久之。風自西山來。衣袂飄飄。殆欲羽化。初更歸寓。茲游奇景百出。不暇應接。登降不甚勞。因知前游之徒勞。記以示舍易行險之人。

鹿門云。收繳甚佳。

鹿門曰。極意摸柳八記。而意致委曲。蓋得其神者。鳳洲曰。一篇紀游耳。至末尾句點睛。使人有晤。藹人曰。摹景寫情。歷落有致。

鳳洲云、主客雙起、

又云、以下是主文勢拓開、

○○讀莊子

天下有有用之用、亦有無用之用、其義雖異、至其爲用一也、孟荀重彝倫、尙仁義、正法度、以說人道、此有用之用也、莊周則一死生、齊是非、忘物我、破迷執、此無用之用也、凡人之於身、爵祿欲其隆、宮室欲其美、衣服欲其華、飲食欲其甘、而人之失身、莫不皆由此焉、莊周一切斥之、以爲外物、不使之役其心、是雖失於奇激、要將使消希望之欲、解駁雜之紛、以躋於仁壽之域、無用之用、不亦大乎、蓋莊周由老子說、益進

又云、無用之用、實一篇、

之、其言汪洋自恣、爲諸子冠、豈唯局促於老子之藩籬乎、陳同甫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以其有無用之用也、

朗廬先生曰、如此解莊、衡論甚公、文亦簡老可喜、

鳳洲曰、主客分明、筆墨簡雋、

王黍園曰、有用之用、孔孟之道也、無用之用、楊墨老莊皆是、卽孟子所謂邪說誠行也、雖在楊墨老莊、亦一時矯枉過正、有激而言、究之有害聖道、吾知先生此論、亦有激而發也、

○讀荀子

余讀荀子。至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曰。何其說之怪僻也。荀卿學宗孔子。而其言如此。必有以也。讀而終篇。始得其說。蓋荀卿生孟子之後。遭戰國之大亂。子弑其父。臣賊其君。亂賊爭奪。習以爲常。荀卿慨然有救濟之志。於是著書三十二篇。以明治道。論禮樂。識見之高。不在孟子下。宋儒以性惡一篇。與孟子反極口駁擊。以爲邪說。是不深究荀卿之心也。蓋孟子言性善以勸善。荀卿則懲惡立言。雖殊導人於善則一也。宜夫漢唐大儒。以荀孟並稱也。後儒論性者。紛然

學海云。以上是案。

又云。一句斷。

又云。以下借客形主。

鳳洲云。以下作者著此篇之本旨。

以與。漢有楊雄。唐有韓愈。宋有程朱。其說愈出愈詳。要終不能出荀孟之範圍焉。或曰。今之俗。强者凌弱。智者欺愚。排人利己。此殆性惡者。余曰。是習也。非性也。業屠者不知宰割之可隱。業獵者不知殺生之可慘。是非性也。習也。方今教化未洽。人情倫薄。相競以利。相逞以僞。覩然無耻。是其習也。苟深其本源。而清其下流。何不可救之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萬世不易之言。荀孟之說。未免爲一偏也。世之讀荀子者。或不求其意。以爲大言欺人。則誣也。故一言辯之。

學海云。斷得的確。

中州曰。此篇以孟善荀惡。為各說性之一偏。救世者。識見頗公平。然二子之學。淵源則相反。孟子主子思率性之道。為道在內。七編之言。不外于此。荀則以道為聖人所制。是道在外也。故三十二編說禮一字。謂學問在。以周公所制之禮。正人性之惡。在彼蘇老泉。在我物徂徠。暗取其旨。是亦不可不知。

王黍園曰。聖人之道。以中庸為的。一失於偏。即為聖道之害。孟子之言。尚不離於正。至荀子言性惡。雖出於矯枉而發。未免偏之尤偏也。君讀荀子。獨

能深窺荀子之本旨。以辯其誣。仍不為荀護短。是正論也。文亦持言得平。洵足欽服。

○讀韓非子

司馬遷曰。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余以為。韓非師荀卿。荀卿主說禮。韓非主說法。法本於禮。黃老未嘗言法與禮也。當時學者。驚於高遠。而濶於事功。韓非獨按名求實。明罰覈法。其用意未嘗不善。唯其斥堯舜。廢詩書。以吏為師。則矯枉過直。有負於荀卿者矣。劉先生曰。申韓之書。益人智。諸葛武

學海云與西洋
憲法比較一番
乃有實用

侯亦自寫韓非子以勸後主讀之論者或譏焉蓋亦不知時務者也歐洲諸國設法精密固非韓非之比而其用意則一也余謂韓非之說猶劇藥不可常用因病而用之收功多矣有此眼識方可讀是書有所益且其文峭峻極有法度可以學也余取韓非子者不獨止其法術也

鹿門曰韓非之歸本於黃老此難解之問題得蘇子之解釋始明了然不如兄抹殺此句直爲學荀子之體尤爲直切如此始眼光透紙背者

鳳洲曰韓非文峭直亦猶劇藥時服之可以救文

筆緩漫之病

文廷華曰韓非子所以原本黃老之故東坡論之最詳且確此獨以謂師荀卿亦能自圓其說當迂緩之世非按名核實明罰飭法不足以振起之先主武侯之有取韓非者同是此意以劇藥比之可謂確切至以沈鬱峭峻而并取其文則柳子厚所云文士好奇之習也

、題日本政記存疑後

戊辰之亂余在備中經尾道航大阪途過府中訪五

弓士憲。士憲為吾師毅堂先生友。喜曰。視子猶視毅堂命酒談文。出示一書曰。吾近著日本政記存疑。將請毅堂序。子亦幸題一言。余受讀之。凡舉疑義。八十餘條。校勘不苟。考證的確。猶懸秦鏡照妍媸。蓋賴翁此撰。意在論治亂興亡。而不在考證同異。敘事多出門人之手。故不能無誤謬。士憲此著。所以忠於賴翁。士憲博學能文。尤邃于國史。嘗著事實文編。天下此書固無藉吾師序。況余輩後學乎。然重長者。幸姓名得附卷末。書此數行云。

曰。此篇以毅堂終始。淡淡說去却妙。

王黍園曰。此跋不為賴氏護短。亦不為賴氏爭長。最得平允。

、、、掛冠詩草跋

是為舊友長野鳴鶴詩稿。鳴鶴夙師事天山先生。後從毅堂先師。神采清秀。最善詩。余在先師門。與之朝夕切劘。詩酒徵逐。雖骨肉莫及焉。維新之初。鳴鶴為司法判事。既而游歐洲。講究法律。歸後益榮進。余奔走衣食。久絕音問。頃寄示此稿曰。余已就閑。將刻以頒舊友。子其跋之。披而讀之。篇篇直摭胸臆。揮洒自

鳳洲云，末尾憂
然有餘響。

如其不可一世之意，見言外。方今耆宿凋謝，而鳴鶴在野，肆其才於詩壇，則九臯之聲，必有聞于天者矣。余姑敘此以俟。

毅堂先生曰：以鶴鳴爲結，落想極妙。有此篇，余不用別作也。

省軒曰：清亮之音能聽之，聽而能和之者誰歟。

、題彰道公送橫島有終歸鄉詩幅

嗚呼！此彰道公送橫島君有終歸鄉之詩也。公嘗鎮阪城，君爲近習，從駕西征，奉旨還小田原，公作五絕

三首送之，情致纏綿，意溢於詞，足以見其遭遇之深矣。夫公之德，上下相孚，忠厚惻怛，後進入閣，遂爲首輔，事業赫奕，舉世瞻望。君寵任益隆，夙夜密勿，其所以獻替而翊贊之者，蓋不少。且公下世，復獲任用於有道高耀二公，功績愈著。嗚呼！可不謂賢乎！玄孫信守從余學，一日携此幅，請余書其由。余幼辱君知，屢聞緒論，今對此幅，不勝懷舊之感。謹題數言於後，以還。

鳳洲曰：獲此一篇，可以傳有終遭際之隆。

中洲曰：此篇亦懷舊之情，洋溢於楮墨之表。

恕軒云。歷歷寫
出。畫不能到。何
等靈筆。

○題群瞽評器圖

有客携一畫幅來。乞題言。披而覽之。群瞽評器圖也。老瞽執一器。與衆瞽評之。或張臂抱腕。口角生沫。若議論紛紜者。或口開而不合。若遭一擊而語塞者。或躬俯面仰。若欲言而不能者。又有蹙額袖手者。欠呻摩眼者。笑而搖扇者。其狀不一。末座一少瞽。蹶然起立。滿座帖然。若受其一喝。不能復辯難者。余顧客曰。前日某府使議員議事。有一少年。逞詭辯巧喻。以主張已說。衆不能挫其鋒。殆有類此。凡事審其是非。而

又云。一結靈敏
可喜。

後言之。其言可探。今未審事之是非而言。是瞽論也。其聽亦瞽也。夫以瞽逢瞽。誰識烏雌雄。余有所感。書以與之。

鳳洲曰。描寫精細。宛然群瞽集會圖。末局規切尤佳。

信夫恕軒曰。亦莊語。亦諧語。小品上乘。

○毅堂鷺津先生墓誌

先生諱宣光。字重光。稱九藏。姓鷺津氏。毅堂其號也。尾張丹羽郡丹羽村人。考諱弘。妣磯貝氏。先生夙師

西學文錄 卷之十一
事敬所猪飼氏。受三禮。又善詩文。弱冠游茗巖。學成。下帷下谷。與藤森安井鹽谷諸子。講學論文。名大顯焉。嘉永癸丑。應久留里藩聘。上書論藩政。不報。遂致仕。慶應乙丑。解褐於尾藩。爲明倫堂督學。兼備顧問。明治中興。升朝。補權辨事。歷任大學少丞。登米縣權知事。敘正六位。尋遷宣教判官。轉司法權大書記官。敘勳五等。賜雙光旭日章。十五年壬午十月五日病劇。特旨敘從五位。是日遂卒。享年五十八。葬谷中天王寺塋域。先生平生明國體。際國家多難。輔藩侯。一意勤王。嘗著克詰篇。痛論時事。上三條大納言忠成

公。後日登庸蓋原于此云。配佐藤氏先歿。生一男。曰精嗣。後配川田氏。三男二女。男曰俊。曰松。曰留。松留俱夭。女曰友天。曰恒。適永井久。

鳳洲曰。簡質不枝。自是墓誌正體。

○祭毅堂鷺津先生文

維明治十五年十月十三日。受業弟子村上珍休。恭具清酌時羞之奠。致祭於毅堂鷺津先生之靈。嗚呼先生學足以廻狂瀾於既倒。才足以決大義於群疑。所以能超然特出于諸儒。而世人亦仰爲宗師。輒近

中洲云。毅堂受
經。猶伺敬所。所
以精三禮。

學者才淺學薄。一知半解。固陋自畫。唯我先生博覽
強記。無書不讀。最精三禮。別出機軸。群材樂育。立雪
程門。虛往實歸。薄夫斯敦。慨歎幕政。內訌外患。紛不
可治。天日晦淹。侃侃正議。上書名公。群小沸騰。毫不
顧躬。出仕大藩。首明大義。尊王抑霸。竭力王事。
明治中興。一躍榮遷。治稱三善。獄析片言。天材未竟。
天年莫假。一秩榮恩。寵膺長夜。玉樓有召。去歸道山。
嗟予小子。涕淚潛潛。回思受教。十有九載。無一所成。
懼違教誨。先生逝矣。今將誰從。心香一瓣。敬祝南豐。
哀哉尙饗。

鹿門曰。學問事業。雙提說起。祭我毅堂先輩。如此
始爲得體。未歸重學問。致悼惜之意。爲門下起筆。
固宜如此也。

小野湖山曰。斯師而有斯弟子。非他人所得而言
也。

又曰。往年村上君。在鷺津毅堂子之塾也。與余居
近。日相來往。太相親也。毅堂氏沒後。君官于北地。
久絕音問。余雖未死。衰耄日甚。四方之交皆謝之。
而不圖今日得君之書與其稿也。因喜而讀其書。
又讀此稿。知君之已老而勉學不怠。而思亡師之

函峯文鈔
卷之十一

尤切。感喜何堪。且君之於毅堂氏。親炙有年。其學與詞賦。皆能繼其業。余深爲毅堂氏賀之也。唯余之不文。君之所知。憾不能贊之耳。

函峯文鈔卷之上終

246
3
31

函峯文鈔

中

246
3
31

函峯文鈔
卷之
三

函峯文鈔卷之中

相摸 村上珍休季慶著

答孫請人書

村上珍休謹復孫請人先生案下僕客冬來此承乏

教諭先生夙在教職日接下風何幸如之曩介松山

嘯雲請觀高製反見徵拙文因不揣淺陋呈稿乞正

先生不鄙棄稱許過當殊增悚懼且見教以治經之

方反覆數百言識見超卓引據該博誰敢不服但來

諭中有一二未免疑者敢陳鄙見來諭云五經皆無

注非無注也不過訓詁而已如朱注之簡鍊明晰千

鳳洲云徐徐說
入書牘之體

又云一篇根此句

小舟云侃侃言之不敢附會處見草識

鳳洲云揭來漢唐傳注論述公平

小舟云議論正當

百年後無復一人可以比。蓋謂漢儒傳注不如朱注之簡明。僕竊以爲尊說似不明。治經本末自有五經以來。諸家傳注汗牛充棟。獨漢傳宋注最爲明確。是實公論。非僕私言。但傳注有詳略有疎密。不無優劣。然先漢後宋不特時代卽學有先後。漢儒重師說授受不苟。確有淵源。決非出於臆測。宋儒雖務立異。至訓詁名物一一皆由漢傳。是漢儒傳注之所以不可廢也。若夫朱氏之說則究義理。驗踐履。固冠衆說。然或有浸淫佛老而陷空理者。或有主張意見而失本義者。我邦先儒太田錦城云。漢學小醇而小疵。宋學

大醇而大疵。旨哉此言。僕嘗謂宋儒後出故得指漢傳之罅隙。時代令然也。若夫傳注各有長短。去其短取其長。則古今傳注無一非聖經之羽翼也。况漢宋傳注尤得其精乎。蓋學所以學聖人也。其言合聖人之道。雖芻蕘之言亦取之。不然何有於漢宋諸儒乎。語曰。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是治經之本義也。今先生不問治經本末。右朱注左漢傳。無乃趨流而委源乎。是僕之所以不能無疑也。來諭又云。秦火以後。經之存者不過什一。至漢漸得遺經。然未免舛錯。及宋儒起。去古愈遠。亦無從釐正。讀五經間有不可解者。

鳳洲云推論一層排雲見山。小舟云說得痛快。

又云語快見卓

又云問詰至此
愈見快辯
鳳洲云後儒通
弊
小舟云腐儒病

每憾其無精注。夫五經非無精注也。注釋多而讀者眩惑。不能精究。是爲大患耳。若五經正義。五經大全。康熙欽定四經。三禮義疏。乾隆御纂三經。貴國歷代帝王。皆立之學官。爲之臣子者。如何不服膺而敬遵之。其他自郝京山九經解。朱竹垞經義考。以及通志堂經解。皇清經解。中諸家傳注。雖出一家私說。要皆有補於聖經者。蓋唐宋以來。諸家注疏。絲分縷析。愈出愈密。所謂無精注者。果何所指。世之治經者。汎讀傳注。而不研究正文。博涉旁說。而不熟察本義。宜矣。自首矻矻。於正文本義。無一所得也。然學者反覆咀

處全在此

嚼。以窺奧旨。未爲甚難。僕有志於此。愧才不及耳。尊說似以五經爲可不必講。推其意。則謂四書有精注。五經無精注。則將束之高閣。此殆不可解也。僕賦性謏陋。不嫻辭令。言涉不遜。先生若爲可教。請舉一二要旨。以見明諭。承先生西歸在近。僕不日隨嘯雲過尊寓。奉謝藉敘別悃。一月念五。村上珍休頓首。
鳳洲曰。議論醇正。取舍公平。誰敢容喙此間。
學海曰。縷縷數百言。急言竭論。言循而意厲。自是
日本膽。豈是摸稜膚言。孫生大言嚇人。聞此一言。如疾雷震耳。將掩頭而走。

小舟曰。讀全篇。見季慶學有根據。筆舌快辯。理自透。

省軒曰。滿腹經學。藉此發。雄鷲不可當。

○○復孫藹人書

村上珍休謹復孫藹人先生侍史。前日辱臨。送迎不恭。多罪多罪。賜尊報。感喜何極。竊以爲必有啓發愚蒙。及反覆熟讀。僕之惑滋甚。尊示云。無精注者。本危微精一之旨。非謂注不精也。先生純守朱學。必於精一之旨有所得。僕竊謂古文尙書。有人心惟危。道心

羽嶽云。孫氏強辯。益見胸無點墨。可笑可羞。

中洲云。朱子疑古今文之異。然未明知梅賾之僞。辯之創於吳澄。至閻若璩疏證始分明。朱子大疑孔傳之僞。可謂卓見。又云。朱子亦以古文爲孔壁真古文耳。借名堯舜云云。恐冤。

惟微。惟精。惟一語。今文無之。故宋明以來諸儒。皆不取焉。論語堯曰。唯止允執其中。無危微精一語。荀子引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舉道經。而不曰虞書。可知本非堯舜授受之辭也。朱子卓識。非不知古今之辯。而取之。蓋欲以張自家之說。不借名堯舜。無以取重。故中庸序。舉此語。以爲一篇骨子耳。後儒不察。奉爲金科玉條。僕竊折衷漢宋諸儒之說。不敢墨守朱學。先生則尊奉朱學。無乃拘於一偏乎。然僕與先生學異。其統何必強同之。尊諭又云。秦火後。六經之傳於世者。皆經劉歆輩私刪。已非真本。漢魏群儒聚訟。甲是

鳳洲云、以下論
辯穩當、與墨守
一家者、自殊其
見、

中洲云、駁史遷
刪詩之說者、葉
水心以下數十
家、至朱竹垞經
義考最詳、
又云、疑十翼創
於一歐陽修、後
儒和之者不少、

我伊藤父子、猪
飼敬所佐藤一
齋皆疑之、

鳳洲云、大聲喝
破、請人無色、

乙非、遂大失本來面目、僕不敢爲然、謂六經間有改竄、則可、謂之皆出漢魏諸儒私刪、不可也、書有古今文、古人論之至悉、毛詩雖間有散逸、其爲孔子刪定明矣、後世未有異議者、不唯詩爲然、若周易、自伏羲始畫文、王演彖、周公繫爻、孔子贊翼、後人未曾竄入一語也、思孟至誠性善之說、不能出其範圍、非三聖則決不能言也、歐陽修猶疑十翼非孔子言、非公論也、先生概以六經爲出劉歆輩私刪、則詩易之精義至文、亦皆爲係私刪歟、是漢唐宋明以來、諸儒所未嘗言、而先生獨斷言之、僕未知先生有何所見、而爲

此等說也、若夫周禮出劉歆僞作、後儒多有言之、先生無乃謬記其說乎、僕嘗謂六經間有後儒攙入、瓦礫與金玉、讀者審求、決不難辨也、若卽因此、抹殺六經、爲出後人私刪、抑亦甚矣、先生卓識高見、而遽爲此怪誕駭人之說者、蓋欲駁僕說、不覺激而至此耳、僕言論必有忤高意、然默而不言、是不特不忠先生、并不信聖經也、是以敢妄陳鄙見、以乞教、僕昨來寒疾、不可以風、故不能趨階答禮、托書田川生、伏惟海量容照、二月六日、村上珍休再拜、

根本羽嶽曰、讀二書、所論精確、但人心道心、雖出

乎道經。管子心術篇曰：心中又有心。注曰：動亂之心中，又有靜正之心，卽人心道心之謂也。此非管子之私言也。周易離卦，既有此象。

成齋曰：二書正當不可易，但孫藹人者，蓋不知六經爲何物，敢抗顏坐臯比，欲強言以壓人，不過爲尋常語學教師耳。大兄乃張膽明目，揮如椽大筆，以當之，毋乃負君子不失言之誨乎。

石川鴻齋曰：議論正確，悉中繁窳，無一所間然。二篇已中洲先生下雌黃爲完全，且其所評與僕同意。僕復何言。顧孫藹人固陋村夫子，裁奉朱學，不

見古書者，近清人往往有此蔽，不足與語古道，且欲以危微精一飾言，不與原志合，苦於逃躲者歟。

、與蔡伯昂書

村上珍休拜言：蔡理事伯昂執事，珍休賦性頑鈍，講經之暇，唯好文章，常欲一游貴國，望嵩華之高，觀江河之大，與學士大夫游，以開拓見聞，一職羈身，未得遂願，深以爲憾。前日訪西岡宜軒曰：子不見蔡伯昂乎。伯昂學博而行高，又善文章，珍休心竊慕焉。旣而見貴屬孫藹人，聞其所說，景慕益甚，執事夙登巍科。

學術文章超絕等輩。而雅量包容。不以才學驕人。真君子人也。珍休身任教職。不得放情山水。況航於海外乎。幸得交於名賢君子。受其指導。振作志氣。亦足以少遂平生之願焉。此間除宜軒及二三知友外。無可與語文者。所以不顧冒昧。呈書於左右也。雜文數篇呈覽。若賜斧正。望外之幸也。珍休頓首。

學海曰。自小蘇上韓魏公書脫化來。但蔡其人果如魏公否。

省軒曰。知音落落。求交於海外。意氣何盛。

鳳洲云。是官海常事。余亦屢經此境。要之世事付一笑而可。

、答小永井小舟東

曩者以拙文請正。幸賜刪潤。且見示瑤什一篇。榮幸曷竭。來書云。春來汰冗令行。舊友川田甕江以下。知名之士。多被罷免。閑散如僕。不感痛痒。吾兄亦無波及耶。弟奉職縣學。無關官海風波。幸勿爲念。書中又云。昨臘除夕。玉池仙館主人。張宴祭詩。脩賈佛故事。談及兄官游。皆羨詩骨一變。弟赴任以來。鞅掌職務。未遑探山海之勝。會得清人二三知友。時爲詩文贈答耳。所示高作。有一唱三歎之妙。以示清人。亦皆贊稱。不容口。強步玉韻。謹錄呈覽。統祈慈炤。二月念九。

省軒曰。嘲風弄月。不復爲世間之語。

、、、松靄遺稿序

松靄師通內外典。學識淵博。學詩於梁星巖。最工絕句。桑門中所希見也。余在江戶時。師爲東叡山某寺主。一日往訪。以詩爲贄。一見稱善。旣而交情愈真。每得一篇。必就正。維新初。余出仕文部省。會師退居淺草梅園院。與余僑居相接。公暇詩酒徵逐。以盡平生之歡。師嘗曰。世之作長句者。概摸擬剽竊。絕無真氣。吾不屑爲之。大沼枕山評師詩曰。古今詩人。巧於律

鳳洲云。詩之無真氣。不獨當年也。噫。

者。多成於鍛鍊。巧於絕者。多成於天才。若師之絕句。全是天才。他人所不及。洵不誣也。夫師詩清秀雅淡。所謂不食人間煙火者。擬諸禪門。殆可稱最上乘。師旣歿。其徒謀刻遺稿。索序於余。義不可辭。因舉平生推服於師者。以序之。師伊豆下田人。

省軒曰。松靄詩品。賴是文而定。知已一言。重於九鼎。

學海曰。余嘗讀玉池吟社集。得松靄詩。如此篇所言。頃者得南園遺稿。亦釋家善詩者。並載玉池吟社集。蓋亦一奇矣。

湖山曰。僅僅不過二百餘言。而松靄其人與詩。躍出于紙上。僕亦作此序。妮妮及數百言。自覺其冗雜耳。
王黍園曰。交以淡而愈密。詩以清而見真。在禪門更以清淡爲宗。此序深得其旨。

○清國見聞錄序

清國於我邦實爲唇齒。中興以來。彼我之交益密。松山嘯雲。夙通其語。游彼土有年。彼都人士。多所交游。隨得隨錄。爲三卷。名曰清國見聞錄。凡自政刑教學。

鳳洲云。造句雅古。

以至土地風俗。細大靡遺。清人固非無此種著書。然往往鋪張揚厲。言過其實。此書所記。皆出於親見。一可信實。當世不可闕之書也。夫清國疆域廣大。民人蕃庶。物產豐饒。舉宇內萬國。莫能若焉者。而北俄角焉。英佛倚焉。五洲互爭。疆土日削。我距彼。纔一衣帶水。痛痒相關。豈容袖手傍觀乎。是嘯雲之所以有此著也。此書通暢明備。於彼情狀。炳若觀火。凡往彼土者。先觀此書。則不須問俗問禁。而周行無阻矣。知彼知己。不獨兵事爲然。此書之益。果何如哉。嘯雲筑後柳川人。今奉職於長崎外國語學校。

南岳云。不獨兵事一語。千古鐵案。

鳳洲曰。分段明晰。收束有法。

王黍園曰。真懺了當。

○慶師範校生徒成科序

長崎縣師範校生徒。成科登第者二十三人。茲撰吉日。授證狀。校長小山健三君。率諸教諭。舉式。知事日下君蒞焉。教諭村上珍休代衆言曰。諸子入學以來。日修課業。勤苦匪懈。切劘琢磨。盈科而進。積四年之久。遂見本日成科之榮。可謂勤矣。夫業精於勤。苦志損於顯榮。古今之通患也。珍休觀今學生。其在校舍。

鳳洲云。直言說破。

修行勤學。儼然士君子也。及分派各地。就其職。則泰然自居。不復如前日之勵精。豈非獲利祿而損其志乎。蓋師之善教者。俾生徒日夜孜孜。發揮其才德。猶時雨發育草木也。國家建師範校於府縣。教爲師之道者。非徒爲祿仕之捷徑也。乃欲俾廣施之小學生耳。本縣小學之盛衰。在諸子能修職與否。其可不加勉乎。諸子苟有存心利祿。不盡爲師之道。則不啻諸子之羞。抑亦本校諸教官之憂也。噫爾諸子。踴勵奮發。宜舉其職。以報國家。此吾輩職員所切望於諸子。維時明治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

谷口藍田曰。屬望之殷。告誡之切。悉從平時教育中來。至文情亦款曲動人。

鳳洲曰。言言痛切。中有一種師弟情誼。藹然可掬者。

○送鷺津文豹赴任岩手縣序

文豹者。先師毅堂先生之令嗣也。昔余與侍先師之側。聞其講易。曰易備三才之道。推吉凶之數。明變通之理。可以臨事應物也。既而先師易筮服訖。文豹乃應辟岩手縣。來告余曰。我將羈官千里。子幸有贈。余

鳳洲云。揭先師言。以領一篇。

曰。請贈以易說。夫吉凶之數。變通之理。備於剝復二卦。剝之六二曰。剝牀以辨。蔑貞凶。說者云。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剝至於辨。愈蔑於正也。文豹遭大故。懷罔極之恨。豈非陰漸進而上。剝至於辨者乎。凡陰陽之數。剝不極則不復。故受剝以復。剝復之際。陰除而陽乘。吉凶之數。變通之理。所由見也。復象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說者云。陽之消。至七日而來復。文豹之羈官千里。欲以立志效力於國家。豈非陽消至七日而來復者乎。諺云。大難之後。必有厚福。文豹此行。安知非厚福之兆乎。夫國家

又云推及國家事

又云末局收繳全文

之隆替不外剝復之理。今國事多端。黨議紛如。未及雍熙之化。然推剝往復來之數。文明隆治之漸。殆在于此歟。士之欲行其志。以効力於國家者。莫急於此時焉。文豹勉旃。聞縣令島君亦嘗與先師同道。公事之餘。試叩以易理。必有合于吾言。而益於文豹者矣。成齋曰。末段推開一路。及國運剝復之理。以勗妙妙。

南岳曰。泰否剝復。單說消長。而含咸恒和應之妙。此篇蓋亦有所含蓄乎。

文廷華曰。就剝復二卦說來。奧旨層出。精義紛披。

而製局又極完密。

○送林櫟窓游清國序

士名而商行者。舉世皆然。商名而士行者。吾獨於我友林櫟窓見之矣。櫟窓名古屋藩士。與余同游于先師毅堂先生之門。治經之餘。余喜文。櫟窓好詩。志趣雖殊。友情交篤。余常服其爲人。維新初。櫟窓出仕工部省。人皆期榮進。而幡然棄官歸商。開書肆於輦下。多藏奇書。不貳其價。人多購之。豈非商名而士行者乎。今將游清國。益擴張其業。夫涉重洋。游殊域。古所

南岳云。自韓文來。

鳳洲云。著著伏案。

又云。回顧一束。

南岳云、櫟窓真
個快男子、

鳳洲云、信義二
字、萬事之基根、

南岳云、詩字願
上文、

謂腰纏十萬貫、跨鶴上揚州、知游資洵不可少、而櫟窓以一商賈、奮然遠游、何其壯也、凡貨遷之道、以信義爲本、歐米良賈、罔不皆然、櫟窓已士人、重信義、其得見重於海外也、必矣、况清國與我同文、櫟窓航彼土、左提右挈、貨物交通、彼此互利、不唯得一身之利益、兼將敦隣交、修商政、其裨益於國家、果何若乎、櫟窓此游、將遍涉西湖、探三竺之烟霞、訪孤山之梅鶴、假助於名山勝水、發爲歌詩、固非尋常商賈所能髣髴也、吾將待其歸、誦所得佳篇、告之先師之靈、櫟窓行矣、

鳳洲曰、商名而士行、貫一篇、中間出信義二字、推論及隣交商政、末幅點綴西湖孤山、文有風趣、南岳曰、善敘櫟窓性行、使讀者想見其爲人、況於舊友如余乎、文亦有法度、得桐城佳處、王黍園曰、士名商行、商名士行、開口以立一篇之旨、卽占一篇之勝、以後逐段宣發、曲折如意、尤妙在確知櫟窓之爲人、至前後呼應、局法亦完密周匝、

、送日下知縣致仕還東京序

鳳洲云先提綱

所以重於牧民之官者。以其治績立於上。利澤普於下也。日下君知長崎縣四年。能察民情。揆時勢。其施利澤於下者。歷歷可紀。客冬十二月。朝廷大行釐革。知縣見罷者若干人。君爲其一。縣民惘然如有失。君毫無愠色。於是縣民惜其去。餞於交親館。會者七百餘人。蓋置縣以來。所未曾有云。君拊余背曰。子以文章名。盍贈吾一言。余唯唯。酒既行。有進而颺言其治績者。君起答之。語氣懇惻。滿坐肅然。夫長崎居五港之一。萬檣林立。瓦屋鱗次。內外之貨輻湊。其盛亞三都。經年既久。灣內泥沙填塞。鉅舶不能入。君謂不及

又云以下順應

鹿門云。僕客長崎月餘。親目此事。

今浚治行爲本港之大害矣。卽大發徒浚之。飲料之水。人家不可一日少者。而多礦質。雖有家井。少旱卽涸。君乃建言。欲鑿池於本河內鄉。以貯雨水。伏鐵管引之。全街有唱異議者。斷然排之。今既起工。竣功有日。當初泄本縣教育未洽。君誘掖獎勵。措置得宜。未期年。面目大變。教育會推君爲長。君首捐百金。以助其資。聞風者響應。所謂治績立於上。利澤普於下者。非耶。曩君嘗游歐米。遂於利用厚生之學。今日之去。又捐五百金。資水道經費。其爲縣民謀利澤。抑何厚也。余蒙君之眷。承乏學職。屢得接其緒論。乃書所聞

見爲贈。君名義雄。福島縣人。明治庚寅一月。

鹿門曰。列舉事績。寓頌揚。此等文大裨於政教。

省軒曰。良二千石不易遇。有斯人而後有斯文。

王黍園曰。不鋪張。不粉飾。舉事直書。自足表揚功

德。此文以簡括見勝者。

、送小山教授之東京序

士君子居官成名。必兼備才識學。若我小山君。庶幾焉。君任學職。所在有名。明治十六年六月。自文部屬轉長崎縣學務課長。尋補縣立師範校長。兼學務課

鳳洲云。應筆無痕。

長。初就任。縣民不甚重教學。君銳意獎勵。闔縣翕然改觀。始設小學也。資財不給。君編規約。百方勸誘。遂創制小學教法。釐革中學。商業學。又卜地爽塏。展拓師範校。規模宏壯。學業日新。其功績尤顯。余之來此。日與君周旋。情誼之深。魚水不啻。今茲十月。君轉任高等熊本中學校教授。余竊謂君之遷。榮則榮矣。然以君之才識學。猶未足見其長也。未幾轉任東京職工學校教授。余欣然曰。今而後君始得展驥足矣。考工記曰。國有六職。百工居其一。夫百工之盛衰。關人民生業之盛衰。人民生業之盛衰。關國家之盛衰。三

中洲云、用考工
記語爲結、最有
力、

代已然。況今日開明之世乎。曩者文部新仿歐法。建立職工學校。校規未肅。以君之才識學。首膺教授之選。吾知其能執技論力。稽事考工。不負其任也。君上途過長崎。求余一言。誼不容默。乃書以贈之。

鳳洲曰。一意敘述。亦是分襯之一法。末點考工記。見確乎有據。

中洲曰。唐虞既重共工之官。馴致周代建冬官。最重工藝。中庸九經亦曰。來百工。漢以後聖學。不在官。在儒生。故專傳道德空理之學。而不重工藝之實學。今日支那衰替。職是之由。此篇所謂百工之

盛衰。關國家之盛衰。一語。可謂知古聖人經世之意者矣。

王黍園曰。入後警策。語無泛設。

○長崎縣師範校記

明治六年。朝廷詔府縣設師範校。蓋以子弟之業。必須良師而成也。明年三月。本縣始建師範校于勝山街。十年徙新街。生徒益加。教化益進。於是衆議以其地狹隘。改卜于櫻馬場。本館巍然而南。其左爲女子房舍。其前爲幼稚園。與附屬小學相對。男子房舍

梅山云、起得莊
重、極稱題目、

又云、叙寫詳備、

在本館後，與理化學室相並，規模之宏，輪奐之美，結構布置，咸得其宜。地控古城址，面娥眉笠頭諸嶺，港灣之勝，聚於目睫。經始于二十一年，翌年三月竣工。凡用工四萬一千六百九人，用財四萬九千十八圓。越五月某日，知事、中野君臨而落之。校長利根川君以下，次列以慶之。咸曰：舉政布教不如此，則何能使斯民發憤向學，以竭其力乎？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本立而道生。恭惟二十三年十一月，皇帝煥發大詔，使國民知所嚮。夫方今大小學之興，非昔日之比。然修道義，則或不及焉。是所以有此詔。

又云，引詔極得體面。

又云，師弟雙收。

也。爲師者服膺不懈，爲子弟者遵守弗失。庶幾敷揚皇化，遍訖寰宇也。珍休不似，承乏教諭，觀此盛事，中心怡懌，不能自已。乃摭其本末，拜記所望於將來。以告後之奉職於此者。明治二十五年五月十日也。鹿門曰：春容典雅，一基聖詔，如此而後大書深刻，可告後爲教員者。

學海曰：此等文字，極難著筆，欲有典有雅，或嫌於陳腐，欲表新表異，或失於浮譎。此篇絕無其病，所以爲老手。

梅山曰：措詞謹嚴，無一冗語。末段引詔勅，緊肅。

文法非低手所及。

王黍園曰揭要提綱典雅莊重。

○長崎公園記

有山而無海則未足以盡浩渺之望也。有海而無山則未足以盡峻雄之觀也。能具二者其唯長崎公園乎。公園在縣治之東南玉園山。又稱諏訪山。雖不甚廣。眺望絕佳。古木森鬱。蒼翠欲滴。倚樓則山海之勝可一目而盡。故縣令宮川君始拓而賁之。夷崖而亭榭列焉。疏泉而清水噴焉。以為衆庶游息之所。今知

學海云突兀而起筆有異采

又云句法可翫

藍田云形容逼真

又云回顧一束

事日下君益加繕治。山海之勝於是乎全矣。余客冬來此。公暇輒杖屨逍遙。左右指顧以為樂。蓋園三面岡阜環繞。人烟稠密。獨西面以海水為灣。一碧萬頃。所謂瓊浦是也。其形如鶴張翼。故一曰鶴港。東則豐前峨眉笠頭諸山。喚欲鷹。南則合戰臺千巖諸嶺。蜿蜒而走。其嘴為野母崎。斗絕海中。北接茅山。望吳山。峙其上。儼如城壁。西則稻佐天門諸峯。攢立擁灣。嵐影倒醮。內外船舶掩映於島。霏嶼靄之際。宛然一幅天然圖畫。豈非山海相遇而成斯壯觀耶。余在東京。數游上野芝山諸公園。其施設之整備。游客之群集。

又云以規結之
有千鈞之力

實爲大都名勝。然至於天然之勝。登臨之美。則輸此數籌矣。抑有山海之勝。而無人以副之。則山失其色。海失其光。且長崎之爲要地也。尙矣。今雖或不及昔時之盛。尙居五港之一。船舶群集。百貨輻湊。市邑殷富。俗尙文雅。然其弊流奢侈。蓋因教育之未遍也。苟使教育得其法。行將見人材輩出。與山海相映發。其觀當有倍於今日者矣。明治丙戌暑月。相摸村上珍休記。

中洲曰。詳記山海景勝。固雖妙。尤妙在末段人材副山海一論。大關世道人心。文不屬徒作。

學海曰。起首論山海之勝。爲箇引。入長崎公園處極好。中借東京公園比較。伏人材一段。文大有關係。

王黍園曰。起勢崢嶸。已握全勝。以後亦按切地勢。非他處公園所可移置者。議論真切。情景宛然。

○搜奇窟記

龜谷省軒。近築書庫。讀書其中。名曰搜奇窟。屬諸友作記。余乃言曰。省軒夙好詩文。尤喜奇語。宜矣。以搜奇名其窟也。省軒爲人。貌古而癯。一見知爲奇人。其

處世事業多可稱者。而一以奇貫之。霸府未造。游京攝間。與憂國志士交。憤時政委靡。慷慨議論。無所忌憚。爲俗吏所構。連坐逮獄。幾遭奇厄。幸而得免。豈不奇乎。方明治中興之初。草莽之士。聯翩躋仕。省軒擢大學教授。尋遷史官。秉筆蘭臺。亦奇遇也。未幾辭官。逍遙于江湖。既而創光風社。刊行著書。專資童蒙。裨益風教。著書大行。致富巨萬。是奇。贏也。乃睥睨一世。時與同志。詩酒徵逐。肆情於風月。不亦奇乎。省軒藏書萬卷。起臥其中。研討經子。旁及釋典道書。搜奇味腴。凡有所得於心。或著爲奇文。或詠爲奇篇。則搜奇。

之効。於是乎著矣。方今治化清明。文物制度。一取諸泰西。蔚然丕興。而獨於文章。萎茶不振。夫衰極則復盛。豈得謂無其時無其人乎。吾欲省軒益搜五車之奇。醞釀蓄積發之文章。以致其盛也。果然則天下觀者。必將擊節歎賞其奇矣。記以爲他日左券。

省軒曰。以奇字爲線索。縱橫排宕。出奇無窮。吾生平無奇。愧奇文多矣。

南岳曰。疊下奇字。取法于古。而變句法。換字法。亦以奇文自許者。

文廷華曰。以奇字爲骨。縱橫穿插。無不如意。雖得

力於退之送孟東野序而蹊逕自別。

○長光刀記

吾友山內樂山慷慨氣節之士。夙嗜讀書擊劍。好鑑古劍。頃者買備前長光刀。長二尺一寸六分。光芒射人。銳利斷玉。愛翫拂拭。常置座側。余謂所以愛刀者。不唯取其銳利。今夫以頑鈍之心。擅用銳利之刀。則損己傷人。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說文曰。心上有刃為忍。凡人不能忍。則不堪其悔。苟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則可以得勝心敵。樂山嘗際國

鳳洲云引來向書為心上刀鐵案

家多難。坎軻牢騷。能全其節。爾來諸事能忍能勉。以銳利之心。愛銳利之刀。以勝心敵。則非特能護一身。天下何事不可為。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樂山可以鑑矣。明治丙戌臘月。起草於崎陽玉園精舍。

鳳洲曰。記刀并戒其人。借說文更發其義。用筆周到。

如軒曰。末段呼起前文。奮迅踔厲。有劍芒射人之勢。

文廷華曰。一意揮灑。筆力如刀。亦好在無一些塵氛繞其筆。

鳳洲云、道破一篇主意、

又云、一回顧、

又云、學韓文、

○脩竹吾廬記

物與心會。一草一木之微。皆可以愛玩而忘老矣。老友篁所岡田翁愛竹。自名其讀書之廬曰脩竹吾廬。夫竹何地無之。翁獨取而名廬者何也。世人終身奔走名利。惟日不足。雖有竹。無暇愛之。間有愛之者。亦徒取悅於目而已。翁之愛竹。出於性。所謂會之心者。然則脩竹之愛。翁得獨擅之。取而名其廬。誰曰不可。夫竹之爲物。其性直。其節貞。其心虛。其德可以比君子。詠於詩。載於禮。雜出於諸子百家之書。其爲人之

學海云、此一節一篇眼目、說得透徹、

鳳洲云、獲此一段、文氣始振、

所愛重。非他卉比也。王徽之以君呼之。七賢六逸皆以友待之。苟非其人。雖云愛之。適瀆之也。翁幼從字津木靜區先生于大阪。靜區爲大鹽後素高足。後素作亂。靜區三諫不可。終爲其黨所殺。翁遭難不去。爲官所執。後得赦。嗚呼。有翁之氣節。而後可以愛竹矣。翁業醫。每暇。就竹下。設一榻。坐臥其間。領清風。玩明月。顧盼怡顏。有詩曰。數竿窗外竹。自有瀟湘思。何必求千畝。對君百慮遺。詩亦風神冲澹。得於竹之虛心者。愛竹如翁。可不謂之眞愛乎。翁好會文人墨客。余數飲於此廬。雖無翁之請。固將文之。況有所囑乎。因

爲記以贈。

中洲曰。瀟灑冲澹。與脩竹廬相稱。

省軒曰。猗猗之葉。可以比翁。挺挺之竿。可以比文。學海曰。有照應。有開闔。變化曲折。以描出其人。是老於文者。

文廷華曰。以人竹相提并論。雙管齊下。當玩其苦心組織處。至援引確切。敷佐賅洽。尤其餘事。

○記福島中佐單騎遠征事

信州山巒峻秀。自古多出瑰偉特絕之士。若木曾義

南岳云。自其地

著筆亦一法

又云。伏筆

又云。如見奮飛之狀

仲之雄武。太宰春臺之古學。佐久間象山之洋學。其尤著者。陸軍步兵中佐福島君安正。信州松本人。亦以遠征著稱。君聰慧。八歲讀書。講武。已有四方之志。明治初。從藩主來東京。脩英學於開成所。家貧乏資。刻苦不止。業益進。六年出仕陸軍省。肆力地理學。傍脩外國語。以官命航米清朝鮮印度。考察形勢。二十二年。以陸軍步兵少佐。赴獨逸公使館。任滿將歸。命巡視俄清國界。君躍然曰。可以成吾宿志矣。二十五年二月。鞭凱旋。發獨都。凱旋者君愛馬也。達俄都聖彼堡。抵莫斯科。又行二十里。凱旋以日行冰雪中斃。更

購名馬烏拉於莫斯科。六月抵加森。嚴寒頓變酷暑。於是晝寢夜行。約五百里。道路險艱。東踰烏拉山。是爲歐亞界。遂入西比利亞西部。會惡疫流行。每見病者。投所携藥。皆額手謝恩。九月抵亞爾泰。購良馬。名亞爾泰。登亞爾泰山。窮絕頂。是爲俄清界。以佩刀刻姓名於巨巖。笑曰。誰謂亞爾泰高。吾昂於亞爾泰。幾千尺。入外蒙古。寒氣益甚。溪水凍合。乾羊肉外。無一穀菜。病胃無醫藥。遂養病穹廬。夜焚乾馬糞取暖。涉旬病痊。入西比利亞東部。二十六年一月。發土摸。左顧冰湖。此卽薩斯諾威也。湖其水注北冰洋。爲哈魯

又云困苦可知

伊河源。三月。低伯拉照夫琛夫斯克。是黑龍江會清奇河處。還入滿洲。歷吉林寧古塔。遂出浦潮斯得搭船。六月。屆長崎。東歸入都門。朝野士庶出迎。觀者如堵。入朝復命。皇上嘉之。賞金二千圓。累進陸軍步兵中佐。敘勳三等。蓋特典也。君此行。閱月十七。行程三千八百八十里。孤劔匹馬。跋涉深山曠野。不毛之地。冒瘴煙。衝毒霧。或爲土蕃所狙。或爲猛獸所逼。瀕危者數。然每入都會。將校貴人。皆送迎數里外。莫不款待。俄國皇帝皇后亦賜謁。且陪食。其見敬重如此。夫俄清接壤。互不相下。勢將及我邦。是君之所以爲

鳳洲云。一括總叙有法。

又云、末尾回顧
含蘊不盡、

國家不辭艱難、以視察其疆域也歟、嗚呼、信州山川
靈淑之氣、果出此偉丈夫、義仲諸子有不足道者矣、
君年方壯、將來盡力於國家、不特匹馬萬里之行也、
頃同鄉人辻君新次、篠田某等、欲表章君之偉業、遍
索詩文、余乃據所聞、以爲之記、

學海曰、叱馭二千里、具經艱苦、今古所罕遭、其人
其事、足以傳後世、此文簡勁蒼老、與其人其事相
稱、

王黍園曰、起筆得機、得勢、始分敘、中總敘、結末回
環呼應、

○讀島原戰記

寬永年間、耶蘇教黨益田時貞、據肥前有馬古城、作
亂、猖獗殆亘半歲、世呼爲島原亂、一日友人某示島
原戰記、余讀之、島原係松倉重次所領、賦歛暴急、百
姓怨苦、時貞乘機、以耶蘇教煽誘愚民、倉卒起事、以
徼倖於萬一、其無能爲可知也、夫耶教之固結人心、
雖古名將、無如之何、德川氏掃蕩海內、威權方隆、群
雄屏息聽命、無復一人覬覦其間者、時貞以孤島編
氓、一呼倡亂、萬衆立集、斬木爲兵、揭竿爲旗、據孤城、

鳳洲云、此段文
氣雄健可喜、

以抗大軍。以板倉重昌之勇智。一戰殞命。豈非宗教能固結人心耶。耶教之流毒如此。德川氏視之。不啻猛獸毒蛇。不問教旨何如。一概禁止。亦時勢不得不然也。方今我邦百度維新。一切宗教。任民所好。出神入佛。出佛入耶。蘇皆任其所爲。於是耶教之盛。駸駸乎遍海內。而其徒好善樂施。平生言行。亦有可取。由是觀之。在其人何如。而不在其教也。聞耶蘇之爲教。崇上帝。說來世。化導群生。其說與佛大同小異。而其教之易行。殆凌駕佛教。余嘗謂。制馭得其宜。宗教皆可以贊輔治化。我邦皇統萬世不變。君臣分定。無

又云。二句一篇綱領。

敢覬覦。此雖由列聖功德之所致。孔子之教。亦與有力焉。孔子之教。主人倫。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朋友之信。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因理之當然。不雜奇怪方便之說。其旨極明。其教極易。我國體固宜主孔子之教。苟能正其本。或奉耶蘇。或信佛教。任其所好耳。顧今孔教不振。其責之所歸。在吾儒。嗚呼。草賊之亂。距今二百五十年。政體變遷如此。安知二百五十年後。不有更甚於是者乎。姑書所感。以示某。

省軒曰。氣運之所至。猶海潮之進退。宜哉慨乎言乏也。

又云。平生憂思至此。不覺發露。

學海曰。論極公平。文亦質實不飾。無偏頗之病。

○讀二宮尊德先生傳

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我鄉尊德二宮先生。發跡田畝。學無師授。晝耕夜讀。儼成一家。其率弟徒。尚信義。重實踐。闢荒墾蕪。節用厚生。以報天地功德。為宗世稱報德學。大則侯國。小則鄉黨。奉先生教者。咸舉其功績。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耶。宜矣。朝廷追贈從四位。門徒又建祠祀之也。余與先生同里閭。而憾生不同時。今讀此傳。益不堪仰慕之情。為書數言。

羽峯云。引證適當。

云。

羽峯曰。此篇文短而意長。能稱其人。

、木村博士頌并引

金澤醫學專門學校教授木村孝藏先生。曩奉命游獨逸國。歸朝之翌年六月。文部授博士學位。以其能發明醫術也。頃者弟子受薰陶者二百六十四人。相謀贈貼金屏風及狩野周信畫幅。并撰頌辭以慶之。囑文於余。先生夙入大學。其學其術。超越群衆。為諸老博士所推重。明治十六年五月。任金澤醫學校一

鳳洲云。一句總領。

又云、一結簡傳
等教諭、尋任高等中學校醫學部長、敘從五位、聲譽益著、其游獨逸、與碩學名醫相周旋、廣收博採、多所心得、其於畸形關節病、發古人所未發、其功偉矣、尤長外科術、利刃切割、効在瞬間、自非心得手應者、安能當之、頌曰、

於戲先生、醫中泰斗、年積月久、學優德厚、曾游獨國、究精入神、發人未發、內外名傳、蒙叟有言、道進于技、職任教長、位膺博士、天下三樂、育英成器、獻頌銘恩、永紀高誼、鹿門曰、作頌贈人、古人無例、唯立言如此、不害自

吾爲古。

王黍園曰、起訖分明、頌亦真切。

○十訓抄校本引

十訓抄、著聞集、宇治今昔雨物語類、中古雜著之錚錚者、而主教訓、莫善於十訓抄焉、惜其行于世者、間有脫落顛倒、殆不可解者、高橋富兄先生、嘗得其古寫本、係前田侯所藏、蓋今公十世祖松雲公、篤志考古、多購國典、以資講究、中興徹藩、恭敏公舉付明倫堂、使學徒縱覽之、斯本其一也、先生據斯本、參考元

鳳洲云、一轉取
應有不盡之趣

祿本正其謬誤。以授塾生。余一覽稱善。慙慙上梓。若夫著聞集。宇治今昔兩物語。世所傳脫謬亦多。先生將以教授。餘暇就候家完本。陸續校訂。以惠後學。余嘉其舉。乃書卷端贊成之云。

學海曰。簡淨得體。

鹿門曰。鳳岡文集。屢及加侯事。乃松雲公也。聞公與水戶義公。以學事同氣相投。尤重本邦古書。藏蓄之盛。匹彰考館。此其遺書。

王黍園曰。不蔓不支。有物有則。

、題天山先生書牘後

余幼時聞當今有天山藤森先生。以氣節文章鼓舞後進。弱冠游毅堂鷺津先師門。先師與先生莫逆。因欲執謁於先生。未果。會朋黨獄作。先生蒙譴。屏居田里。廣瀨青村來訪贈詩。先生罹病。請先師代作次韻。卽此書兩通是也。末論時事。滿腔忠憤。勃勃有生氣。足以見其平生矣。亡幾。先生不起。維新初。先師升朝。爲顯官。後余觀此書於先師壁間。以不獲一見先生爲恨。既而先師亦逝。余因遺命作墓誌。令嗣精一見。貽此書。乃重加裝潢。展觀之餘。恍如接警咳。謹書其

由於後子孫寶之。

鹿門曰。簡淡中有無限之感。得題跋之體。

鳳洲曰。文有情致。雖一小題跋。亦可以想見當日狀況。

學海曰。余老來多夢先師。中夜想之。鬚眉宛然。蓋先師教誨懇切。沁人肝肺。乃如此。宜矣。吾兄之言。切至感慨。以動我懷也。讀了書。此數行。

、朗廬先生遺墨跋

朗廬先生所賜手簡。多爲人取去。今僅存此。當時余

鳳洲云。朗廬翁待子弟懇。有今人不可及者。

在都下。罹疫。先生戒節眠食。寡情欲。意切情摯。父子不啻。未幾先生見背。余每觀此。百感衝胸。一片遺墨。寶之如拱璧。丙戌晚秋。敬題於崎陽玉園精舍。

鹿門曰。朗廬毅堂皆畏友。兄文每每及二人。事每讀戚然。

學海曰。朗廬翁爲人溫藉誠實。今閱此一跋。想見兄與翁遭逢不淺。余師天山先生遺墨。藏在篋底。時出而見之。頗同此感也。
文廷華曰。情文懇至。

毅堂乙集跋

詩文關世道之變也。尚矣。杜詩韓文皆隨遭遇而發。故千歲之下。使人感想當時不已。毅堂先生詩文亦然。頃珍休與令嗣文豹謀。編次先生遺稿。肇嘉永訖。慶應。率係中年作。當時朝府失政。憂國之士。往往罹罪。世道之變極矣。是以先生詩文鬱勃雲興風起。多慷慨激楚之音。豈所謂關世道之變者非耶。讀此集者。不特可知先生為人。亦足以觀其世變矣。嚮先生刻甲丙二集。使珍休校且跋。甲集甫刻。而先生卽世。歲月荏苒。墓木已拱。不迨今編次。恐歸湮沒。書畢浩

一六曰。起手有力。亦能學毅翁口吻。

又云。毅翁有靈。含笑於地下。

又云。以義論起。以慨歎結。無限趣味。

歎久之。

鳳洲曰。詩文隨境遇而發。是爲真詩文。雕繪刻鏤之徒。安得知之。

一六曰。往年余與君同聽講於毅堂翁塾。時阪本三橋森槐南相與切磋。今而回顧。真有隔世之想。中洲曰。今日師道之廢久矣。兄不忘舊恩。有遺稿編次之舉。余謹代亡友毅堂謝之。

王黍園曰。質而文。簡而該。了了數行。而前呼後應。格律森嚴。知非老手不辨。

南岳云自篁所
說來因緣昭然

鳳洲云其詩可
想

○西湖游草跋

余之來金澤也。長崎詩友岡田篁所寄書曰。金澤有北方心泉師。善詩好游。盍一訪之。余始見於文字禪洞。談及西湖。師曰。衲數游西湖。每游有詩。至六十餘篇。請諸名士評正。名曰西湖游草。子幸題一言。余受讀之。湖山雲煙。奇變百出。西湖十景。悉聚筆下。使余恍若親游。夫西湖之勝。世人所艷稱。題詠綦多。白樂天蘇東坡。名篇傳誦至今。我邦人游西湖。得篇什之多者。以師爲嚆矢。足爲藝林吐氣矣。況此卷開西湖生面於二公之外。是篁所之所以稱揚歟。熊佩玉序

又云因緣二字
不苟下
南岳云因緣二
字結得有力

之鐵梅藹人有題詞。余嘗官于長崎。與諸子游。今題此卷。廼知文字因緣不淺也。壬辰初冬。

省軒曰。佳景得文益揚。可以抵臥游。

南岳曰。明田汝成所著西湖游覽志二十四卷。記湖山之勝。詳矣。志餘二十六卷。錄南宋逸事。可謂盛矣。本邦人游西湖亦多。曾聞其語。見其詩。今讀此文。想其壯游。不堪健羨也。

、、書鄭大木碑搨本後

門生宮崎賢一。持鄭大木碑搨本示余。余正襟曰。當

鳳洲云。回顧感
慨。一結叙所目
擊。文有生趣。

朱明末造。大木投筆而起。糾合義旅。所向莫不風靡焉。蓋大木母平戶人田川氏。固稟神國靈淑之氣。宜矣。精忠偉略。爭光日月。使清人膽落氣沮也。然志急恢復。銳進取敗。地蹙軍孤。是爲千古遺憾。余嘗游平戶。過千里濱。觀此碑於白沙青松之間。海天髣髴。望臺灣。俯仰慨然。今對此搦本。回憶前游。安得無一言。乃題。明治己亥九月。

省軒曰。感激豪宕。氣吐虹霓。

、書源烈公畫高游外像并贊後

鳳洲云。妙在不
說破。

源烈公天資英邁。方幕府之多難。卓然倡大義。負荷國家之重。豈非所謂真豪傑者哉。高游外風。丰蕭散。非儒非釋。一鸞茶翁耳。公之英邁。翁之蕭散。殆相背馳。而公像之贊之。追慕如此。豈有所感而然歟。冲野君珍藏之。使余題一言。顧余一窮措大。而得係名其末。亦何幸也。明治壬寅七月。

學海曰。烈公性頗僻。然亦是一奇傑。盡有慨於時世。爲此贊歎。

文廷華曰。就兩人身世立論。未復插入自己。顧盼有情。所謂能於無文字處。作文字者。

○書泊翁先生書牘後

明治中興。和漢洋學者陸續輩出。而學德兼高。足以師表海內者。吾不得不推泊翁西村先生。予始介依田學海書。見先生於深川邸。其論道公而不偏。通而不迂。予深服其德焉。後以教官轉任地方。不能親接其言。每有疑。寄書以質。先生諄諄訓誨。不倦。所謂雖隔千里。如對面語。先生學貫和漢洋。旁通佛老耶蘇之諸說。卓然成家。底柱急流。周歷海內。以振興國民道德。今則亡矣。人獲其斷簡零字。以比崑玉鳳羽。況

此書吐其抱負。以論名教者。班固曰。凡人賤近貴遠。吾見乎泊翁先生。知其不必然也。

鳳洲曰。推稱確當。余亦辱翁知遇有年。故知其有真然者也。

、書盡忠報國揚本後

庚子之夏。大學生林安繁。自上海歸。示余盡忠報國四大字揚本。蓋岳武穆墓側所建云。字大六尺。雄健中含。溫藉氣象。猶武穆之爲人也。武穆以四字。涅其背。明人洪珠因書四大字。刻其墓側。按佩文齋書畫

學海云，非尾有
力。

譜有洪珠傳。官參政。善行草。可以知其非凡筆矣。武穆以復中原滅國誓自誓。而業垂成。爲秦檜所陷。天下後世莫不痛憤切齒焉。今也覺羅氏之社稷。岌岌乎其危矣。使武穆見之。其感奮何如也。余對此搨本。大有感古今之變。借觀數日。書此以還。安繁號穆齋。加州金澤之人。

學海曰。僅僅數言。亦足以見吾兄意思所在矣。鹿門曰。僕往游拜岳廟。廟貌巍焉。香火不斷。其左爲墓域。入門有秦檜鐵造像。溺鼻衝鼻。墓土饅頭。此四大字。與墓相對。鳳翥筆畫。今獨在目。

、書朴泳孝書牘後

朝鮮朴泳孝客于我邦久矣。近世其國朋黨相軋。泳孝身列閥族。尙永惠公主。封一品錦陵尉。爲正黨首領。以謀賴我邦釐革弊政。爲奸黨所陷。一家赤族。遂來投我邦。臥薪嘗膽。以待時機。門脇淡齋壯其志。與之締交。百方周旋。欲助成其志。爲余談其顛末。且示其手簡。慷慨悲憤。憂國之情。溢于紙表。足以想見其爲人。吾察東洋形勢。變亂不止於此。益將多事。朝鮮終始賴我邦。則可以保其國。泳孝之志。淡齋之意。蓋

在于此歟。明治癸巳十月。

鳳洲曰。一結雙收。作法完密。

、書木下逸雲畫山水圖後

長崎之工畫者推逸雲。夙學江稼圃。能獲其法。卒採諸家之美。以為畫家山斗。此幅天色空濛。峯巒隱見于煙雲間。展之便覺涼颼颼襲衣袂。真能與造化爭工。守山湘颿為其高弟。出示此幅。歎賞之餘。書以質焉。

鹿門曰。僕觀三大家畫頗多。竊謂三家有得於畫

省軒云。雲烟飛動。逸雲不死。

致。出於竹田之右。世徒賞竹田。僕為三家不平。

王黍園曰。簡而文。

、書鐵翁禪師畫蘭後

此為鐵翁禪師畫蘭。池原枳園携示。屬余跋。余聞師常培養盆蘭。坐臥友之。一夕夢一異人把蘭一莖與之。自此通向背正側之法。云俗人乞畫。累金不可獲。嗚呼。有此氣骨。能為此畫。蓋亦從禪機悟入者歟。

省軒曰。鐵翁心肝如鐵。此文筆鋒亦如鐵。

文廷華曰。切定禪師。不泛論畫蘭。斯為作手。

、書岡本秋暉畫雙鶴圖後

岡本秋暉爲人踈放。高潔似鶴。好畫。夙師渡邊華山。遂傳衣鉢。於花鳥爲最妙。此絹本雙幅。古松下二鶴相對。一仰一俯。清遠閑放。有塵外之姿。視之庸手。靈蠢自別。余與秋暉同里。識其子碧巖。亦高潔士也。辭官嗜書。書名噪于世云。

鳳洲曰。以高潔二字貫一篇文。亦不著點塵。

王黍園曰。筆情雋逸。脫絕塵氛。

、題平相國手寫金泥阿彌陀經後

平相國橫暴驕溢。古今少比。今觀此卷。筆法穩秀。在楮歐間。嗚呼。英雄真不可測也。

鳳洲曰。小品之佳構。

南岳曰。輕雋。

○雪舟畫達摩贊

形之匪常。以見天真。定眼龍睡。秀眉鳳伸。雲收萬岳。月印潭水。卽心卽佛。無生無死。

鳳洲曰。一贊亦是傳神之筆。